



東都事略卷第六十一

列傳四十四

張亢字公壽濮州人也舉進士為廣安軍判官嘗通判鎮戎軍亢言元昊喜誅殺勢必難制宜為邊備又論西北攻守之計既而契丹聚兵幽涿間遂擢如京使知安肅軍亢因言虜主孱而歲歉方藉金帛之賜特懼中國見伐而為此尔決不敢動元昊反為涇原鄜延路兵馬鈐轄徙并代都鈐轄是時夏人已破豐州圍府州方解去屯琉璃堡縱遊騎擾邊麟府閉壘不敢出亢至命開關縱民出入時雖有禁卒數千皆畏怯無鬪志乃募役卒取敢戰者得數百人使擊賊有以首級獻者亢以錦袍衣之禁卒慙始請效死亢度其可用命擊琉璃堡遂破之明年亢築建寧砦度夏人必至虎翼軍驍勇夏人所畏而萬勝軍疲怯夏

人易之亢更其兩軍旗幟夏人果出爭亟趨萬勝而先犯之遂大潰斬首二千餘級不踰月遂築清塞百勝中候建寧鎮川五砦而麟府之路始通亢復奏以所通特一徑請更增並邊諸柵以安河外議未下會契丹渝盟徙知瀛州遷果州團練使除引進使爲并州副總管夏人與契丹戰河外范仲淹宣撫河東招討使亢知代州就總前議增築事不閱時諸砦成蕃漢歸者數千戶歲減戍卒萬人復知瀛州亢言城小而人衆請廣以東南關爲緩急備夏竦爲帥惡其不附已沮止其役然卒城之如亢議時契丹遣汎使僥求諸事沿邊皆警言每遣謀者厚以金帛無吝惜亢閑處便坐有弟子行首入曰願屏人白事亢慢罵久之弟子行首曰所白幾事也亢爲屏人問其事乃曰公用錢如糞土何故亢曰何與汝事曰公所與非其人如我乃可與耳亢復

慢罵久之弟子行首曰我非與公劇我之姊有女甚姝麗爲虜騎掠去今幸於虜主日夜居帳中時相皆事之今遣人有所市公善結之虜中情僞如指掌也亢曰所市何物曰某大王納壻須紫竹鞭公所執可與也及餘所市物非一亢悉從之自是虜中動靜必告時邊城多警言每一挂搭所費不訾唯高陽獨否徙知渭州領眉州防禦使轉運使奏亢擅減三郡郊賜物估直遂奪防禦使久之復防禦使遷客省使知懷州坐與鄰守會境上降曹州鈐轄改祕書監未幾復客省使眉州防禦使爲徐州總管卒年六十三亢輕財好施不拘小節宴犒過侈雖市易猶不能給然軍政嚴整所至有風力蕃漢多圖其像而祀之 仁宗念其功特贈遂州觀察使

种世衡字仲平放之兄子也以放蔭爲將作監主簿嘗知武功

澠池縣通判鳳州王蒙正為守蒙正 章獻后嫔家也所為不法嘗私於世衡世衡不從乃誘王知謙者使訟世衡而陰為之助世衡坐流竇州初知謙犯法當徒亡命會赦知謙乃出世衡曰汝欲倚赦我豈無赦邪即論如法知謙既為蒙正所誘世衡遂坐責久之徙汝州監徐州酒遷太子中舍簽判鄜州建築青澗城以謂其左可致河東粟其右可捍延安其北可圖銀夏換內殿崇班知城事開營田二千頃又募商賈貸以緡錢使通貨賄青澗初無水穿井百五十尺至石乃曰能屑石一畝者酬百錢居數日及泉民甚賴之為鄜延路兵馬都監遷洛苑使知環州蕃部有牛家族奴訛者崛彊未嘗出見郡官聞世衡至郡郊迎詰朝往勞其族晨興雪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可失期邪比至奴訛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

此公乃不我疑邪率其族拜馬前因請內屬凡邊民有過則校之射四發二中者釋其罪兩辟疑而不決者亦因射中否而與決之境內之民因多善射者臨邊數年積穀通貨撫養士卒得其死力遷東染院使環慶路兵馬鈐轄環慶之間屬羌有明珠滅臧康奴三族最大撫之則驕不可制攻之則險不可入常為原州患其北有三川通西夏三川之間有古細畧城范仲淹宣撫陝西命世衡與知原州蔣偕共城之世衡以錢募戰士晝夜板築旬日而成乃召三酋諭之以官築此城為汝禦寇三族既出其不意又援路以絕因而服從城既成而世衡卒年六十一世衡所至有恩信間出奇以濟幾事其在青澗也嘗遣王嵩入賊境召與之飲謂曰虜若得汝考掠求實汝不勝痛當以實告邪嵩曰誓死不言世衡曰先試之乃縛於庭而掠之數百嵩不

屈世衡曰汝真可也王嵩者本青澗僧世衡察其可使誘令冠帶因出師以賊級與之白於帥府授以三班借職時元昊使其妻之兄弟甯令舅野利旺榮及剛浪凌分將左右廂兵最用事世衡使嵩齎書遺以棗及畫龜欲其早歸以離間之旺榮知見侮笑曰吾素奇种將軍今何兒女子見識度嵩別有書索之嵩佯目左右既而荅以無有旺榮乃封其信上元昊鎖嵩囚于地牢一日召入一官寺聽事廣楹皆垂斑竹箔綠衣小童立其左右嵩意元昊宮室也少頃箔中有人出詰責嵩嵩對如前乃命曳出誅之嵩大號且言曰始將軍遺嵩遺旺榮書戒不得妄泄今不幸空死不了將軍事箔中急使人追問之嵩具以對乃褫衲衣取書以入命嵩就館元昊於是始疑旺榮乃釋嵩囚而使旺榮遺邊將書送嵩還嵩既還而旺榮已報死矣世衡知謀將

行因欲并間剛浪凌又欲致祭境上作文書於版以弔多述旺榮與剛浪凌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文雜紙幣伺有虜至急藝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泯虜人得之以獻元昊剛浪凌無以自明亦得罪元昊既失二將始悟為世衡所賣遂稱臣世衡又嘗以非罪怒一番落將杖其背屬為之請莫能得其杖已即奔元昊元昊甚親信之歲餘盡洞得其機事以歸眾乃知世衡用為間也羌酋有蘇息慕恩者部落最強世衡皆撫而用之嘗夜與慕恩飲出侍姬以佐之既而世衡起入內潛於隙中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慙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邪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及卒羌酋臨者數日青澗及環人圖其像而祀之世衡八子詒諤知名孫師道師中自有傳

詒字大質少慕從祖放爲人不事科舉父世衡欲乞蔭補官詒
辭以推諸弟杜門讀書時稱小隱君世衡卒詒上其父反間羌
酋之功 朝廷贈世衡成州團練使以詒爲天興尉 神宗即
位以太子中允簽書慶州判官以近臣薦易西京左藏庫副使
涇原路都監知原州羌人犯塞詒禦之遂城熙寧砦於鎮戎之
北又破羌人於折薑會以功遷左藏庫副使爲兵馬鈐轄元豐
中 王師西伐詒知鎮戎軍熙河旋師兵十萬道境上須芻糧
僚佐以他路爲言詒曰 王師也遽命餉之以西上閤門使知
鄜州告老提舉上清太平宮卒年七十詒爲人明達樂善宗族
稱孝弟諤取綏州以擅興兵繫獄詒乞納官贖罪世衡嘗以汝
陽田二十頃遺其友人張問問旣顯達復歸其田詒固辭不受
士論美之問元祐中爲給事中

諤字子正以父世衡蔭補三班奉職易文資稍遷國子博士以
名將子材智可任改左藏庫副使鄜延路都監知青澗城銀夏
監軍司牙吏史屈子託言鬼名山來報內附諤即上聞不俟報
募可使者間道通蠟書於鬼名山與屈子定計領所部期日會
于銀州諤起所部蕃漢兵會于懷遠砦移折繼世赴銀夏應接
長驅入綏州夜度大理水駐師離思曲厥明屈子及諸酋長脅
鬼名山開門迎納折繼世亦領兵會于師招納酋長三百戶萬
五千口四萬五千勝兵萬孳畜十二萬五千遂築綏州城言者
交論諤擅興生事下吏貶秩四等安置隨州命韓琦廢綏州琦
請因而留之乃以爲綏德城韓絳宣撫陝西召諤與計事除鄜
延路都監知青澗城遷皇城副使爲鈐轄折繼世首議修囉兀
城絳命諤節制麟府委以便宜招納築囉兀二十九日而成分

兵守之諤還軍綏德夏人急攻囉兀會慶州軍叛 詔罷西師
棄囉兀城諤責汝州團練副使安置潭州再貶賀州別駕移單
州又移華州閱三歲韓絳訟諤前功復禮賓副使知岷州董璲
將鬼章聚兵于洮岷諤以輕兵襲擊于鐵城加引進副使李憲
措置熙河邊事分兵爲七軍諤將左軍自岷州出塞收洮州遷
東上閣門使文州刺史移知涇州徙鄜延路副都總管諤上言
乘常爲其母梁氏所囚兵事尚神可急因本路九將兵裹糧擣
其巢穴諤入對大言曰夏國無人乘常孺子臣請持臂而來耳
神宗壯之乃以諤爲鄜延路經略安撫副使諸將悉聽諤節制
軍次綏德城遣諸將出塞 朝廷罪諤輕出命還師延安令聽
王中正節制夏人聚兵于夏州諤自綏德城出塞至米脂城夏
人堅守三日未下賊以八万衆來援諤大敗之捷書聞 神宗

大喜遣使撫諭曰昨以卿急於滅賊恐或妄進爲一方憂欲俾
王中正節制進止今乃能功先諸路朕甚嘉之自今可不受中
正節制諤以千人守米脂進銀石夏州盡橫山之地不見虜會
詔班師乃還遷鳳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諤言賊巢
雖未覆滅若據有橫山則興靈將無所恃以爲食河南之地可
不戰自屈遣子朴上其策會 朝廷復欲進城橫山遣徐禧李
舜舉至鄜延計議邊事諤入對言曰橫山亘袤千里沃壤寶稼
人物勁悍善戰多馬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爲生其城壘皆
據險隘足以守禦興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遷宥州於烏延又其
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則橫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鹽州
以據兩地之利如此則橫山彊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其
勢居高俯視興靈可以直覆巢穴又其次修折葦會以盡橫山

之地會禧先至延州奏乞趣諤還諤在道禧已與沈括定議進城山界多與諤始謀異乃奏留諤居守延州言者論諤前者進兵出塞不由西路保安直趣興靈而迂路出綏德老師費糧降文州刺史始諤本意身任統帥謂成功在己而為禧括所外既而賊圍永樂諤以守延為名據城觀望永樂遂陷 神宗就除諤知延州卒年五十七諤殘忍好殺士卒有犯者立而劈之虜亦畏其敢戰故數有功自熙寧初諤首興邊事再討西夏皆諤始謀卒致永樂之敗云子朴為將亦有聲以功遷至皇城使知洮州蕃賊叛朴提援兵素隊以往賊出不意血戰良久賊益兵朴戰沒

誼字壽翁個儻有氣節少力學舉進士於六經百氏略通其意熙寧初兄詒召對因問其世家以誼為三班奉職從高遵裕收

復洮岷疊宕遷左班殿直山後羌叛誼率兵討平之遷內殿崇班久之為熙河路第七部將諸道進兵討靈武以誼副左軍師還遷西京左藏庫副使明年奉使青唐唐遣鬼章候誼境上鬼章取道回遠欲以地廣夸使者誼習知山川因語之曰尔跳梁涔蹄間謂我不知尔國遠近邪命趣便道鬼章慙怒以兵脅之誼辭氣不動卒從便道與俱使還為熙河路兵馬都監元祐初知岷州鬼章青宜結久為熙河邊患遂合從為寇誼破之俘鬼章青宜結以獻遷西上閣門使徙知廓州夏人將犯延安帥趙禹以誼統制諸將賊聞誼至皆潰廊延人謂得誼勝彊兵二十萬為熙河蘭岷路鈐轄知蘭州蘭與通遠皆絕塞中間堡郭不相接質孤麻子川田美宜稼皆棄不耕誼請城納迷堡李諾大柳平結珠龍扼其要害募民耕植以省饋運於是城李諾平

凡二十四日而成賜名定遠遷東上閤門使明年進保州團練使紹聖初再知蘭州卒年五十五誼蒞軍嚴肅令一下雖死不敢避遇敵度不可勝不出出輒取勝為政務先去惡雖戎馬間所至興學禮儒士所得任子恩先及其兄弟之子云

臣稱曰用兵非戰勝克復之難而養民勞來安集之難譬之疾病之人以藥石攻病人人能之至於節起居飲食愛護元氣使根本牢固精神強明則類多不能故用兵如用藥養民如養元氣世衡繼世為將号有智識所謂能以藥而攻病者至於愛護元氣以圖養民之方豈能盡知之哉

劉滬字子濬保州保塞人也父文質連州刺史文質十六子滬滬有聞渙字仲章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監并州倉天聖中章獻明肅皇后同聽政渙謂天子年加長乃慨然上書請

太后還政章獻震怒議黥面配白州呂夷簡薛奎力救之得免章獻崩擢渙為右正言郭后廢渙與孔道輔范仲淹等伏閣請對坐贖金以累出為通判磁州徙知遼州元昊入寇渙誓以死捍邊加直史館元昊納款以功遷陝西轉運使積官至工部郎中知滄州換吉州刺史知保州徙登州遷單州團練使知翼州為秦鳳路總管擊羌有功遷憲州防禦使累加鎮寧軍留後知澶州以工部尚書致仕渙有才氣遇事敢為銳於進取及致仕久頗恨悔卒年八十一滬頗知書傳深沉寡言有智略少以父任為三班奉職稍遷右侍禁韓琦范仲淹薦其材武擢閤門祇候嘗為瓦亭砦監押權靖邊砦破穆寧生氏西南去略陽二百里中有城曰水洛川地平土沃有水銀銀銅之利環城族帳多聚漢民之逋逃者自曹瑋在秦州時嘗經營久之不能得滬密

使說其城主鐸厮那令內附會山路招討使鄭戩行邊滬遂召鐸厮那及戎落尊屬來獻結公水洛露羅甘地乞冠帶為屬戶戩許之因令滬以兵往受地既而氏情中變滬深入無援獨以千人擊潰氏兵數万其酋請服因盡驅隸麾下通秦渭路遷內殿崇班戩以牙兵遣著作佐郎董士廉助築涇原帥尹洙檄令罷役不從益增校趣役召之屢亦不至洙令狄青械滬及士廉付獄戩雖已罷四路而論奏不已 朝廷遣使往視之乃復以滬訖役而任以城事既成猶坐違帥旨命降一官頃之又以為鎮戎軍西路巡檢復內殿崇班首發瘍卒水洛居人留葬而立廟城隅歲時祀之

東都事略卷第六十一

東都事略卷第六十二
列傳四十五

王德用字元輔超之子也超有傳始超為懷州防禦使補德用為牙內都指揮使超率兵六万伐李繼遷出綏夏德用時年十七從為先鋒破賊于鐵門關進師烏白池他將失道超不進德用以精兵五千轉戰三日賊遂卻乃領眾要其歸路距夏州五十里下令曰敢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超亦為之按轡繼遷引避之以功授內殿崇班德用以將家子宿衛 眞宗為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廂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 仁宗即位改博州團練使知廣信軍徙冀州積官至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 章獻后猶臨朝有 詔補一軍吏德用曰補吏軍政也吏敢挾 詔書以干吾軍執不與 章獻固

欲與之德用固不與 章獻崩有司請衛士坐甲者德用以為故事無有為太后喪坐甲又不奉 詔明道二年拜簽書樞密院事遂為副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節度使又明年加宣徽南院使寶元二年罷為武寧軍節度使初翰林學士蘇紳嘗疏德用宅枕乾岡貌類 藝祖者既而御史中丞孔道輔又以紳之言劾奏之降左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德用疏言宅枕乾岡 陛下所賜貌類 藝祖父母所生既貶黜士皆為之懼德用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徙知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德用曰此害公者也德用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 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甚愧復保靜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聚兵境上乃拜德用保靜軍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其臣劉六符來聘德用逐

之六符曰比歲大熟非仁政所及邪德用曰 明天子在上豐年乃其常尔時契丹來求關南故地 詔德用會議二府德用入奏言臣愚無狀願 陛下假臣二十萬兵得先士卒以當匈奴臣不勝大願 仁宗不許德用曰 陛下即不忍勞民姑以金繒啗之以全舊好卒如其言復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徙判定州又徙陳孟二州召還復判相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徙鄭州封祁國公還為會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澶州改鎮集慶封異國公以太子太師致仕復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皇祐六年拜樞密使徙封魯是時 仁宗以富弼為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德用與之射使者曰 天子矢五十嘉祐元年復請老為景靈宮使徙鎮忠武卒年七十八

贈太尉中書令謚曰武恭德用善射軍政明而士心附所至有威名居家約易不事娛燕祿賜多周施諸族云

夏守贇字子美并州榆次人也父遇以軍校死王事守贇幼孤真宗在襄邸憐之及即位授右侍禁遷供奉官真宗幸大名康保裔與賊戰沒其部下畏誅誣其降賊令守贇往察之乃變服入軍中得其實蓋保裔送客卒與虜遇援兵不至而死

真宗因恤其家守贇事真宗官至保信軍留後仁宗即位歷步軍馬軍殿前都指揮使拜建武軍節度使歷鎮鎮東保大定國鎮海召拜同知樞密院事劉平石元孫敗內侍黃德和誣告平等降賊守贇力辨其枉引康保裔事以為質既而德和果以辨詐服罪未幾自請討賊遂換宣徽南院使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守贇性怯寡謀士卒不附乃駐軍河中又屯鄜州

朝廷以其子隨為招討副使而以守贇知樞密院事隨道卒守贇丐罷除天平軍節度使判澶州以疾徙相州明年判瀛州卒年六十六贈太尉謚曰忠僖子隨

隨字君正始以父任補殿直累遷邠州團練使進秦州防禦使元昊反為鄜延路總管元昊為書及錦袍銀帶投境上以遺金明李士彬且約以叛侯人得之諸將皆疑士彬隨獨曰此行間尔乃召與飲厚撫而遣之士彬感泣而去守贇位右府除耀州觀察使知亳州又知河中府為陝西沿邊招討副使時隨已病或勸須疾愈乃行隨曰邊事方急而可以疾辭乎次陝州而卒年四十三贈昭信軍節度使謚曰莊恪

郭承祐開封人也娶華王元偁女授供奉官稍遷至衛州防禦使知澶州入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真定府定州等路副都

總管諫官歐陽脩余靖言其非才改知相州明年為相州觀察使步軍都指揮使出為澶州都總管拜建武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除宣徽南院使出判應天府徙亳州諫官御史劾奏承祐在應天擅留上供米及擬翰林所用器出入狂僭落宣徽使徙知許州轉運使蘇舜元薦其有將帥材其政如龔黃 仁宗謂大臣曰承祐庸人而外臺薦之如此何所取信哉改知鄭州未行卒年五十九贈太尉謚曰密承祐性驕侈狡獪所至多興作為煩擾又好言事指切人過失時謂之武諫官云

許懷德開封祥符人也其父均仕至磁州團練使懷德長六尺餘少以父任為東西班殿侍累遷殿前副指揮使寶元初陝西用兵懷德為鄜延路副總管賊以三萬騎圍永平砦懷德止率勁兵千餘人突圍破之已而賊有出陳前據鞍慢罵者懷德引

弓射之應弦而斃未幾賊攻延州懷德領兵間道出其不意左右奮擊賊遂解去遷鳳州團練使以賊破塞門砦不赴援降寧州刺史除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累遷武信軍留後殿前副都指揮使拜寧遠軍節度使坐冒認從妹別產出知亳州徙徐州復為殿前都指揮使歷鎮保寧建雄懷德宿衛十四年數以老乞身復自言臣年至矣不為御史所彈不得善罷 仁宗不許懷德雖老習軍旅之事然戰功所可見者一二特以遭時承平故安坐以保寵祿故事節度使移鎮加恩皆再表辭懷德既加恩又移鎮共為表謝翰林學士歐陽脩以為慢 朝廷 詔以脩章示懷德懷德雖悚息謝罪而終不復進表 仁宗亦不加責也卒年八十四贈侍中謚曰榮毅

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也家世為農青年十六時其兄素與

里人号鐵羅漢者聞於水濱至溺殺之保伍方縛素青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青青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者縛我未晚也眾從之青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人咸異之初為騎馬小底後隸拱聖軍選為散直元昊叛擇衛士徙邊以青為延州指使青勇於臨敵嘗為先鋒前後二十五戰中流矢者八每戰飾以銅面具敵人望之如神嘗破金湯城略宥州屠唃咥歲毛奴尚羅等族燔積聚數万收族帳二千二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橋子谷築長安保砦以功遷至秦州刺史涇原路總管

仁宗聞其在陝西數戰勝欲召見問其方略會虜寇平原

仁宗命圖形以進及元昊稱臣西鄙休兵入為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惠州團練使歷步軍殿前都虞候宥州防禦使馬步

軍副都指揮使拜彰德軍節度使知延州皇祐四年擢樞密副使廣源州蠻儂智高反智高蠻商之子其母阿儂左江武勒之族轉至交趾適儻猶州知州儂全福無子全福為交趾所虜阿儂改適蠻商生智高長遂殺其父阿儂又為特磨道儂夏卿之妻智高聚兵入寇初陷邕州遂僭稱南天國号仁惠皇帝稱其母阿儂為皇太后建元啓歷阿儂凶悍有謀者小兒肉閒以具庖食智高用其計遂自邕攻橫貴龔封藤梧端康州所至驅劫軍民眾至數万乃進圍廣州 朝廷以孫沔余靖為安撫使久未奏功 仁宗以南方為憂青慨然請行且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兵數百益以禁卒當羈賊首至闕下仁宗壯其言遂除宣徽南院使宣撫荆湖南北經制廣南盜賊事青至合沔靖之兵自桂林次賓州召廣西鈐轄陳曉按其遇

賊不戰之罪并殿直袁用等三十一人悉誅之軍士震恐遂下令止具十日糧明日絕崑崙關出歸仁鋪先布陳成列而賊以覘者之誤來獨後遂失險乃悉眾逆戰前鋒孫節戰死山下而賊勢方銳青躬執白旗麾騎兵出其不意賊眾大潰斬首二千二百級獲偽官五十七人智高夜縱火焚城而遁詰朝青入按城中獲金帛鉅萬牛馬數千築京觀城之北隅招復俘脅者七千二百使還其家初所獲有衣績金龍者眾謂為智高青曰安知其非詐邪吾寧失智高 朝廷不可誣也智高既遁奔大理國其母阿儂潛歸特磨道依其夫儂夏卿收殘眾得三千餘人復將入寇有石鑑者世居邕州諜知其動息遣峒丁入特磨道掩襲擒阿儂及智高一第二子並檻送京師阿儂年六十 朝廷始欲存之以俟智高之降及智高已為大理國所殺故悉剗戮

都市青還 朝復為樞密副使遂拜樞密使在樞府四年言者謂青家數有光怪以護國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知陳州未幾而卒年五十贈中書令謚曰武襄青為人恭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正部伍明功罪雖敵在前士卒無敢後先者故所向有功韓琦范仲淹特器遇之又與尹洙善嘗從洙議兵洙以謂有古良將才後洙以貶死青懷知己常周恤其家熙寧元年 神宗思青勲烈自為文遣使祭之

臣稱曰為將之道有三曰智曰威曰權夫智與威係乎將之所能而權者出乎君之所任有所能之威智而無所任之權則智不足以使人而威不足以服眾又何足以任天下之事者哉蓋有智矣必俟乎權可以施其智有威矣亦必俟乎權可以奮其威觀狄青之討智高也可謂能施其智而奮其威以取勝於當

世者矣然青之所以能若是者由仁宗專任而責成之也是得君之權者也使不得君之權以便其事則安可以有功烏虜為將而具三者則可以為名將矣

張攷開封人也初名茂實字濟叔避英宗藩邸名改焉父景

以宦者事真宗攷以父任為三班奉職仁宗為皇太子以

攷給事春坊轉殿直仁宗即位為閤門祇候累遷供備庫副

使領恩州團練使真定路鈐轄知莫貝瀛三州轉運使張昱之

奏罷箕貝驍捷軍士上關銀鞵錢事下攷議攷言此乃界河策

先鋒者緩急以為先登不可絕其常賜朝廷亦以為然昱之

猶執不已遂奏罷保州雲翼銀鞵錢而軍人皆怨殺官吏據城

以反慶曆中復知貝州契丹渝平朝廷以富弼使北而攷副

之卒復舊好而還以勞遷西上閤門使知瀛州拜單州團練使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并代總管自兵興河東用鐵錢盜鑄者其法弊壞乃更三當一軍中所用不足相率叩府閉門不納幾亂矣攷獨策馬從數卒往喻之皆散去遷濟州防禦使又遷桂州觀察使為侍衛步軍副都指揮使遷昭信軍留後馬軍副都指揮使召還或叩攷馬首為不順語執以聞事下有司叩馬者實病心事既明猶以言者故罷兵柄除寧遠軍節度使出知潞州移知陳州復為馬軍副都指揮使徙鎮集慶又坐販易公使而所使卒殺人罷知曹州卒年六十七贈太尉謚曰勤惠

郭逵字仲通本邢州人也父斌徙家于雒逵少以父任為殿侍隸范仲淹麾下善騎射倜儻有氣節遷右侍禁為真定府監押保州雲翼軍亂擁兵馬都監韋貴據城叛兵馬監押侍其臻為賊所留李昭亮討之不能下因遣逵逵故與臻同事仲淹徑至

城下取紫佩囊示之臻曰是非昔事范公物邪臻與貴即再拜
曰願君登城相見達登城徑入開諭禍福既而臻貴悔欲害達
衆蔽之得免臻貴自剄衆遂降以功遷閤門祇候知鎮武軍秦
鳳路通古渭州達受 詔赴援三戰三勝遂拔其城副吳奎使
契丹會虜主受尊号達與奎入觀使還黜爲汾州都監五谿蠻
彭仕義叛以達知澧州大破仕義于桃花州遷禮賓使知邵州
武岡蠻反達討平之知廣信軍遷六宅使累遷容州觀察使
仁宗山陵以達掌宿衛遷殿前都虞候出爲涇原路副都總管
遂拜同僉書樞密院事未幾以僉書出爲陝西宣撫使 神宗
即位遷靜難軍留後除宣徽南院使判鄆州至鄆七日徙帥延
州時种諤誘夏國首領嵬名山降遂取鄆州 朝廷以諤擅興
生事欲棄之達謂棄綏州則示弱於夷狄矣諤詐死夏人來請

綏州達言不可許未幾夏人以重兵寇邊達使人諭之即遁去
改雄武軍留後夏人襲慶州達遣將破之于金湯韓絳宣撫陝
西用种諤言將取橫山達曰諤狂生也 朝廷以家世用之過矣
他日敗國事必此人也於是與絳議不叶絳奏達沮軍召還
朝慶州兵亂關中騷然乃命達知永興軍至則徹守備而人情
乃安徙知秦州王韶開熙河達案其不法遂徙知渭州 朝廷
遣蔡確鞠之謂達誣罔落宣徽使知潞州未幾知太原府復宣
徽使交趾李乾德陷邕廉州 詔達討之 神宗問所以平交
趾者達曰兵難隄度願馳至邕管上方略遂復邕州師進次富
良江又破之獲賊將洪真太子者於是乾德降而達以重兵壓
富良江與交人止一水之隔達逗遛不進坐責左衛將軍西涼
安置復左屯衛大將軍致仕起知潞州未幾復廣州觀察使知

河中府請老拜左衛上將軍卒年六十七贈雄武軍節度使

東都事略卷第六十二

東都事略卷第六十三
列傳四十六

丁度字公雅開封祥符人也祖顓盡其家貲以置書至八千卷且曰吾聚書多矣必有好學者為吾子孫父逢吉為光祿寺丞度力學有守登服勤詞學科為大理評事通判通州除直集賢院同判太常禮院上書請博延儒臣勸講道誼增置諫官切劘治體墾闢荒萊安集流庸以為殿最章獻后善之舊制監司及藩鎮辟見皆賜對仁宗初即位止令附奏度言附奏非所以防壅蔽也又作王鳳論諷章獻以檢外戚歷知湖州為京西轉運使太史上言永昌陵有白氣當徙陵以厭之度奏陵寢大事也不可輕議乃止除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兼侍讀學士初劉平石元孫戰沒仁宗問禦邊計度奏曰中國宜以

智勝難以力克今當謹亭障遠斥堠控扼要害因上備邊十策
遷承旨時西事未寧知樞密院宋綬私忌不給假度謂大臣給
假宜如故且無使外夷窺 朝廷淺深 仁宗從之為羣牧使
上言天聖中牧馬至十餘方其後言者以天下無事遂廢八監
陝西河東歲市馬二方二百尤能補京畿塞下之闕自用兵數年
所市馬比常歲特三之一請下令河東京東京西淮南籍丁壯
為兵處有能蓄一戰馬者與免二丁仍不升戶等以備緩急如
此則國馬蕃矣久之遷端明殿學士 仁宗問用人以資與才
孰先度曰承平時用資邊事未平用才諫官孫甫論度此言是
自求柄用也 仁宗曰度侍從十五年數論天下事未嘗及其
私豈有是哉因除工部侍郎樞密副使明年改參知政事居頃
之衛士為變事連宦官楊懷敏樞密使夏竦於 上前請使御

史與宦官同於禁中鞠之不可滋蔓令反側者不自安度曰宿
衛有變事關社稷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請付外臺窮治黨與爭
於 上前 仁宗從竦言度遂求解政事罷為紫宸殿學士議
者以紫宸非人臣所稱改觀文殿學士判尚書都省積官至尚
書右丞卒年六十四贈吏部尚書謚曰文簡度性資純直不事
威儀左右無姬侍喜論時事在經筵 仁宗呼為學士而不名
嘗問以著龜占應事對曰不若以古之治亂為著龜也 仁宗
出欵器以示之曰朕欲臨天下以中正對曰臣等亦願以中正
事 陛下在政府一日召諸子謂曰王旦為宰相十二年卒之
日其子猶未官自今吾不復有請矣著述英聖覽十卷龜鑑精
義十二卷慶曆兵錄五卷編年總錄八卷

吳育字春卿建州建安人也為人明敏勁果強學博下舉進士

甲科授大理評事知臨安諸暨二縣又知襄城縣宗室多葬襄城以中貴人典護民患其擾育請所須皆從官給非特省費民甚便之舉賢良方正策入三等有國以來制舉惟育入三等前此未有也除著作郎直集賢院通判蘇州加太常禮院育言禮文殘缺願 詔諸儒裁定乃 詔修禮書故事尚書省集議在朝則先職入省則先官官卑而職高者常託事不至景祐中遂罷兩制清望有議而不集非所謂求至當者也乃請使異席不相壓則適中矣衆議是之為三司判官知諫院趙元昊反慢書始聞 朝廷為之忿然張士遜為相即議絕和問罪時西邊弛備已久人不知兵識者以為憂元昊既稱帝還所授旌節議者皆謂宜發兵逐之育獨曰元昊雖名藩臣而乃夷狄其服叛荒忽不常宜示以不足責度外置之且其已僭名号誇其人勢必不

能自削以取羞種落第可因之賜号若國主者且故事也彼得其欲宜不敢妄動然後陰敕邊臣密修戰備使年歲之間戰守之計立則元昊雖欲妄作不能為深害矣時方銳意於必討故皆以育言為不然其後師久無功元昊亦歸過自新 仁宗為除其罪卒以為夏國主由是議者始悔不用育言而虛弊中國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遷起居舍人為翰林學士久之知開封府慶歷五年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數月除參知政事

章懿皇后升祔 眞宗廟言者請覃恩育力諫止之山東盜起仁宗遣中使察視還言盜不足慮也兗州杜衍鄆州富弼山東人甚尊愛之臣以為憂 仁宗欲徙二人者育曰盜誠無足畏小人乘間以撼大臣此可慮也議遂寢育在政府與宰相賈昌朝數爭議 上前 上之左右與殿中人皆恐色變育論不

已既而曰臣所爭者職也顧力不能勝矣願罷臣職不敢爭乃復為樞密副使明年竟罷以給事中知許州又知蔡州育嚴保伍之法以檢制盜賊拜資政殿學士徙知河南府又徙陝州永興軍以父喪免服除且將召之育辭以疾遂知汝州又辭以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分臺舊不領民事育在西京河陽之民以張堯佐裁決稽積多詣育育判於紙尾堯佐畏恐即奉行疾少愈復知陝州加拜資政殿大學士召還判尚書都省除宣徽南院使判延州夏人既納款而並邊種落數侵為患龐籍守并州欲築堡備之育因謂約不先定而亟城則爭而受患者麟府也乃移文河東又與籍書及疏於朝不報已而夏人果犯邊殺驍將郭恩而太原將佐皆以罪去以疾求解邊事乃復以為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徙河南卒年五十五贈

吏部尚書謚曰正肅有集五十卷弟充

充字冲卿舉進士嘗為國子監直講兼吳王宮教授他官與宗室狎習無誨導之誼充獨以嚴見憚為宗室六箴以獻一曰視二曰聽三曰好四曰學五曰進德六曰崇儉仁宗命分寫遍賜

皇族英宗書之坐右授集賢校理權判吏部南曹歐陽脩判

流內銓胡宿之子宗堯改官有言其私者乃出脩知同州充上疏言脩以忠直結陛下之知若以為私則臣願與脩同貶於

是脩復留充亦改知太常禮院張貴妃崩大臣意欲隆其禮王

洙判太常寺禮院吏以印紙行文書而僚屬不知充即移開封

治吏罪府不受充持之不置會溫成神主祔新廟以楊察攝太

尉充獻官趙抃與充監禮仁宗又遣內臣臨視祭事內出圭

瓚以灌鬯充言於察曰禮親享太廟則用圭瓚若有司攝事

則用璋瓚今使有司祭温成廟而用圭瓚是薄於太廟而厚於姬妾也請奏易之察有難色曰日色暮矣明日行事言之何益而內臣視祭者已聞之密以聞即改用璋瓚明日御史劾開封觀望不治吏罪執政疑充諷之出知高郵軍召還為開封府推官三司戶部判官知陝州移京西淮南河東三路轉運使召入為三司鹽鐵副使知制誥同知諫院熙寧初為龍圖閣直學士三年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王韶取洮州木征逃竄充建議請委韶招誘木征授以官爵令自守岷洮領部族長為外臣不必留屯絕塞列置郡縣屈力費財居位五年拜工部侍郎樞密使逾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充性謹密在西府數言王安石政事非是充為相務以安靜不遣使不滋長法令陰欲變更新法之不便者乞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又薦

孫覺李常程顥等十數人於是王珪忌之于時知諫院蔡確以擊搏進充素惡之初相州嘗勘劫盜為堂後吏所駁有陳安民者僉判相州懼得罪詣京師歷抵親識求救詔御史臺劾吏請屬命確雜治確捕充親戚官屬繫考鈞致充語神宗獨明其無他充數為同列所危然素多病至是疾益侵慈聖崩不能入臨力辭位不許明年除觀文殿大學士吏部尚書西太一宮使卒年六十贈司空兼侍中謚曰正憲充神采秀澈詞氣温厚內行修飭事兄甚謹將終戒妻子無以私事干朝廷神宗對輔臣每歎其孤立云子安詩安持安詩在元祐時為諫官起居郎安持為都水使者遷工部侍郎終天章閣待制安詩子儲侔官皆至負外郎始張懷素以妖術妄說災福見儲以為福當似姚興須賴懷素之力可以王關中儲信之大觀元年因

星變謀與侔起事爲人所告懷素儲侔並誅死

明鎬字化基密州安丘人也舉進士爲廣濟軍判官從薛奎辟爲秦州節度判官奎徙益州又辟知錄事參軍程琳代奎奏爲僉書節度判官通判壽州奎又稱鎬有廊廟材遂除開封府推官權京東益州路轉運使歲歉民無積蓄盜賊間發鎬爲平其物價募民爲兵人賴以安坐失按察降知同州元昊寇延州起爲陝西轉運使虜破金明若旣去議修復其城帥臣擁兵不即進而鎬止領百餘騎親督將士一月而成又嘗閱同州廂軍得材武者三百人教以彊弩奏爲清邊軍最驍勇其後陝西河東悉置此軍遷直史館知陝州徙江淮發運使未行擢天章閣待制河東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進樞密直學士以右諫議大夫知成德軍入知開封府王則反于貝州以鎬爲安撫

使城未下命參知政事文彥博宣撫河北以鎬副之貝州平以功遷端明殿學士給事中進三司使彥博相以鎬參知政事未幾而卒年六十贈禮部尚書謚曰文烈鎬端重寡言所至安靜有體臨事不苟旣卒人多傷之

高若訥字敏之并州榆次人也十歲喪父寓家衛州因居焉舉進士授彰德軍節度推官知咸陽金堂商河三縣商河多圭田舊令或假民工種以治之若訥獨弃而不耕人以爲清入爲監察御史裏行再遷知諫院時范仲淹知開封府與宰相呂夷簡爭論于上前貶知饒州余靖尹洙相繼被黜歐陽脩移書責若訥爲諫官阿附宰相而不言若訥忿而繳奏其書且言自仲淹貶職之後且不敢妄有營救歐陽脩移書詆臣謂仲淹平生剛正通古今朝列中無與比者責臣不能辨仲淹非辜猶能以

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至謂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仍言今日天子與宰相忤意逐賢人臣謂賢人者國家所以爲治也若陛下忤意逐之臣當諫諍且愚以謂仲淹以狂言取譴豈謂之非辜恐中外聞之誠謂天子以忤意逐賢人也請令有司召脩戒諭免於惑衆脩亦謫夷陵令而若訥遂爲士君子所耻至謂爲不肖加直史館爲侍御史知雜事若訥言古者三公坐而論道今二府對才數刻豈能盡萬機之事宜賜從容如唐延英故事仁宗然之擢天章閣待制遷龍圖閣直學士以右諫議大夫爲御史中丞賈昌朝與吳育數爭事明年春大旱仁宗從容問所以然者若訥引洪範故事以謂大臣不肅則雨不時若於是昌朝與育皆罷而若訥遂代育爲樞密副使公議非之王則反於貝州議者多欲招降獨若訥言河朔重兵所聚

今釋不討且啟亂議乃定改工部侍郎參知政事拜樞密使皇祐五年罷爲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左丞判都省卒年五十九贈右僕射謚曰文莊若訥苦學善記於申韓管子之書尤其所好亦習鑿書雖國鑿無以過也然拘古方治疾多不效皇祐間累詔參定尺以制鍾律論久不決若訥以漢貨泉度一寸依隨書定審天下之尺十五鍾上之有集二十卷

臣稱曰烏虜士之舉指云爲不可以不審也觀若訥爲人非有大過特始也不能辨仲淹之無罪而繳進脩書終也擠吳育去位而躡取政柄遂爲清議所薄方仁宗之世求賢如不及若訥既有位於朝榮名厚祿何患不得而乃敗名撓節以僥幸一時士而至此不足以言士矣使若訥礪砥廉隅不叛名節未必無可取云

東都事略卷第六十三

東都事略卷第六十四
列傳四十七

謝絳字希深陽夏人也父濤太子賓客絳以父任爲校書郎舉
進士知汝陰縣遷光祿寺丞爲祕閣校理上疏謂 有宋當以
土德王天下下兩制議兩制以爲 太祖受終周室豈可弗遵
五行之序事遂寢 仁宗即位絳建議請以 真宗配感生帝
而翰林學士李維又以爲不可尋出通判常州天聖初天下水
旱蝗生河決絳上疏引洪範京房易傳陳災異之變以爲
陛下夙夜勤苦思有以塞時變惟是号令所發未聞有所以當
天心故水未復而繼之以旱此天所以誨告 陛下也夫風雨
寒暑之於天時爲大信也信不及於物澤不究於下則水旱爲
沴近制命有信宿輒改適行遽止風雨以信其可得乎今

五
東六十四
陛下朝夕左右以佞幸而進為 陛下言者刻民而取利則甘
御下而惜恩則悅諛言似忠而害於理忠言似逆而便於政然
而為國以恩不以利取士以忠不以諛觀漢以災異策免三公示
戒懼也 陛下進用丞弼而政道未茂天時未順豈大臣輔贊
不明邪 陛下信任不篤邪何為干邪者易進守道者數窮政
出多門俗喜由徑也伏願惻然下 詔深自引咎許士大夫極
言時政得失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斂勿崇私恩更進直道宣
德流化以休息天下 仁宗嘉納之為國史院編修官稍遷直
集賢院以父年高請便養通判河南府又論唐室麗正史官之
局並在大明華清宮內 太宗肇修三館更立祕閣于昇龍門左
親飛白題額刻贊閣下景德中圖書寢廣又益以內帑四庫三
聖數嘗臨幸親加勞問遞宿廣內有不時召人人力道術究藝

文知 天子尊禮而名臣高位繇此選也往者延燔簡編略盡
詔訪舊本定正疑文有司引兩省故事別創外館以從繕寫攷
校之便直舍卑喧大官衛尉供應滋削 陛下未嘗迂翠華降
玉趾寂寥冊府不聞輿馬之音曠有日矣議者以為慕道不篤
於古待士少損於前士無延訪之勤而不自激策文雅漸弊甚
為 聖朝惜也願闢內館以恢景德之制為開封府判官又為
三司度支判官上言號令數變則虧體利害偏聽則惑聰請者
務於必行守者患於不一願罷內降凡詔令皆由中書密院然
後施行因進聖治箴五篇以父憂去服除擢知制誥請補外得
知鄧州卒年四十六有文集五十卷

蘇紳字儀甫泉州晉江人也舉進士為宜州推官稍遷太常博
士舉賢良方正入等遷祠部員外郎直史館為開封府推官三

司鹽鐵判官 仁宗以天異地震方春而雷下 詔求直言紳
上疏曰星之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下之畔上故星亦畔天精
氣所感先示其象 陛下既祇畏天誠則宜推原其本而與修
其備若生民之疾苦未復郡縣之刑辟未平者願推所以拯卹
之道有位有背公懷私害直醜正相為比周不顧廉節者願思
所以懲艾之術據名藩專使領有假非其人守邊防擁重兵有
方略不聞者願議所以更置之宜西北諸戎久恃信好有強悍而
自恣獷傲而慢上者願求所以伐其謀而制其命左右近習久
處親信有狎侮而不戒恩過而患生願思所以杜其萌而柅其
隙草澤庶士有負非常之才上不知而未用者願思所以觀其
行而盡其能凡此數者幸留聽而察焉天者陽之氣地者陰之
體其有越陰之分侵陽之政則應以變動故書曰無有作威作

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是也今天異若此得非任事之臣踰常
分乎 朝廷事無大小委之政府至於黜陟之柄亦或得專夫
一二大臣平居之日所宜辨論官材使 陛下周知在位之能
否及有除擬則可以隨材而任用使進擢之人知恩出於上則
威福不外分也今則不然每一官闕但閱其履歷附以比例而
陛下無復有所更改競進之徒趨走權門經營捷徑靡所不至
是恩命未出於上而請託已行於下矣 祖宗時擢用要官惟
才是用臣下莫得而先知不牽制於一切故被擢之人感恩自
厲此無他也講求之有素而大權不在於下也又雷者天之号
令所以開發萌芽辟除陰害万物須雷而解須雨而潤惟人君
崇寬大順春令則應節否則動於冬今方春而雷發聲天其或
者欲 陛下出号令以震動天下宜及於早而矯臣下舒緩之

咎凡 朝廷事無巨細無內外取其先急者悉關 聖慮而振
肅之不可緩也夫星變既有下畔上之象地震又有陰侵陽之
證天意若曰夷狄將有畔上之釁恐 陛下未悟也又以震雷
警之欲 陛下先事為備則患禍消而福祥至矣既又陳八事
仁宗嘉納之除史館修撰擢知制誥翰林學士紳舉馬端為御
史諫官歐陽脩論紳所舉非其人改龍圖閣學士知揚州喪父
服除復入翰林言者又彈紳急於進取以翰林侍讀學士知河
陽徙河中府未行感疾醫者誤用藥猶力疾杖之已而卒年四
十八子頌自有傳

葉清臣字道卿蘇州長洲人也少好學善屬文舉進士為僉書
平江軍節度判官還為集賢校理通判太平州知秀州入為三
司鹽鐵戶部判官出知宣州景祐四年同修起居注進直史館

時京師地震清臣上疏曰天以陽動君之道也地以陰靜臣之道
也天動地靜天尊臣卑易此則亂地為之震乃十二月丙辰地
震此大異也 陛下憂勤庶政而災變如此必有下失民望上
戾天意者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士結舌不敢議
朝政者將二年矣願 陛下深自咎責 明詔郡國詳延忠直
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監而善應來集也出為兩浙轉運副使
疏太湖盤龍匯滬瀆港入于海而民賴其利除知制誥方陝西
用兵急於經費 仁宗自擢清臣為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
始奏編前後詔敕使吏不能欺簿帳之冗者一切刪去內東門
御廚凡所呼索有司不敢問乃為合同以檢其出入焉宰相呂
夷簡不悅清臣以宋庠鄭戩與清臣同年指為黨出知江寧府
入為翰林學士以父喪免或言其知兵請起守邊為宰相陳執

中所不悅除翰林侍讀學士知邠州改青州永興軍復為翰林學士三司使請以河北安撫司錢平糴賈昌朝固爭而罷復為翰林侍讀學士知河陽卒年五十贈右諫議大夫清臣為人爽邁遇事敢言數言天下事皆當世可施行者有集一百五十卷

楊察字隱父其先成都人也舉進士為將作監丞通判宿州召試學士院改著作郎直集賢院為開封府推官同修起居注出為江東轉運使部吏頗易其年少及擿姦伏一路悚栗召為右正言知制誥有上書請罷有司糊名考試及變文格使為放軼以襲唐體者察謂防禁一潰則奔競復起文無今昔惟以體要為宗若肆其誕謾亦非唐氏科選之法議遂寢會晏殊為宰相察以子壻嫌換龍圖閣待制拜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以右諫議大夫為御史中丞 詔舉御史因言臺屬供奉殿中巡糾不法

必得通古今治亂良直之臣今舉格太密去坐細故皆所不取恐英傑之士或有所遺時御史何郟論事不得實問狀察言御史故事許風聞若反被責問非所以為人主耳目之官也以事出知信州改揚州除翰林侍讀學士知永興軍加端明殿學士知益州進禮部侍郎知開封府復為翰林學士三司使以戶部侍郎兼三學士提舉集禧觀進承旨踰年復拜三司使卒年四十六贈禮部尚書謚曰宣懿察七歲始能言為文敏贍典內外制有體要吏術簡而中理有文集二十卷第實舉進士第一通判潤州以母憂不赴毀瘠而卒年三十一既死人多傷之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也兄源字子漸與洙俱以儒學知名舉進士為芮城河陽二縣僉書孟州判官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趙元昊寇邊圍定州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源遺懷

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往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是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徇坐專殺降知密州源上書為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仲淹薦其材遂知懷州官至太常博士卒年五十洙少舉進士為正平簿河南府戶曹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晦叔薦其材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范仲淹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洙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與俱貶監唐州稅復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為經略判官洙雖用懷敏辟而尤為經略使韓琦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琦降知秦州洙亦徙通判濠州久之琦奏得通判秦州加直集賢

院上疏曰漢文帝盛德之主賈誼論當時事勢猶云可為痛哭孝武帝外制四夷以強主威徐樂嚴安亦以陳勝亡秦六卿篡晉為戒二帝不惡危亂滅亡之語故子孫保有天下者十餘世秦二世時關東盜起或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或曰逐捕今盡不足憂乃悅隋煬帝時四方兵興左右近臣皆隱賊數不以實聞或言賊多者輒被詰二帝以危亂滅亡為諱故秦隋之宗社數年而為丘墟矣 陛下視今日之治孰與漢文威制四夷孰與孝武國家基本仁德 陛下慈孝愛民誠萬萬於秦隋至於西有不臣之虜北有強大之鄰非特閭巷盜賊之勢也自虜叛命四年並邊苦數擾內地疲遠輸兵久于外而休息無期卒有乘敝而起兵法所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當此之時 陛下當夙夜憂懼所以慮事變而塞禍源也 陛下雖樂聞過未聞

以宗廟為憂危亡為懼此臣所感忿於邑而不已何者以今命令數更恩寵過濫賜予不節此三者在不革弊壞日甚臣是以謂陛下未以宗廟為憂危亡為懼者此也夫命令者人君所以垂信於下異時民間降一命令皆竦觀之今則不能皆相與竊語以為不久當更既而信然此命令日輕於下也命令輕則朝廷不尊矣又聞羣臣有獻忠謀者陛下始甚聽焉後復一人沮之則意移矣忠言以信之不能終自詘其謀以為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祿者陛下所持之柄也近臣外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而下謂之內降臣聞唐氏衰政妃主擅朝結恩私黨名為斜封今陛下威柄自出外戚內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何必龍斜封之弊使大臣從之則壞陛下綱紀不從則沮

陛下德音壞綱紀忠臣所不為沮德音則威柄輕於上且盡公不私朝廷所以責大臣今乃自以私暱撓之而欲責大臣之守不私難矣此恩寵過濫之弊也夫賜予者國家所以勸功也比年以來嬪御伶官太醫之屬賜予過厚民間傳言內帑金皆祖宗累朝所積陛下用之不甚愛惜今之所存無幾疎遠之人誠不能知內府豐匱之實但見取於民者日滋即知蓄於公者不厚臣亦知國家自西方興兵用度寔廣帑藏之積未必當為賜予所費然下民不可家至戶曉獨見陛下行事頃歲聞邊將王珪以力戰獲名馬金帛之賜則無不悅服見優人所得之過則往往憤嘆人情不可不察此賜予不節之弊也臣所論三事人皆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以至今日方今非獨夷狄之為患朝政日弊而陛下不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

知臣願先正於內以正於外能使忠謀漸進綱紀漸舉國用漸充士心漸奮夷狄之患非所患也惟深察秦隋惡聞忠言所以亡遠法漢帝不諱危亂所以存日新盛德與民更始則天下幸甚 仁宗嘉納之遷知涇州又知渭州鄭戩為陝西帥遣劉滬董士廉城水洛洙奏罷之時戩已解四路而奏滬等督役如故洙屢召滬等不至遣人代之亦拒命洙乃諭狄青械以下吏戩論奏不已徙洙慶州又徙晉州遷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士廉至京師上書訟洙命御史劉湜就鞫無罪乃以假公用錢與部將孫用又以為嘗自貸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天下莫不以為湜文致之也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隱几而坐與賓客言不及其私遂卒年四十七洙博學有識度通六經尤深於春秋為文章簡而有法自西兵起洙未嘗不

在兵間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利害又欲訓士兵戍卒以減邊用為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有文集二十七卷

孫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舉進士常從杜衍辟永興軍司錄行為樞密副使又薦之得祕閣校理是時諸將討元昊久無功天下騷動 仁宗方銳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以甫為右正言 仁宗好納諫未嘗罪言者甫嘗言宮禁事則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婢尔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今張脩媛寵恣帝恩禍漸已萌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 仁宗曰用物在有司吾恨不知尔甫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 陛下可自知也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

甫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行也邊將劉滬城水洛于渭州尹洙以滬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洙議甫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滬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滬洙甫平生所善者也又言參知政事陳執中不知經術不可用由是仁宗難之甫遂求解職以右司諫知鄧州徙安州歷江東兩浙轉運使范仲淹知杭州多便宜行事甫曰范公大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一切繩之以法仲淹退未嘗不稱其賢改直史館知陝州徙晉州為河東轉運使三司度支副使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留侍讀卒年六十贈右諫議大夫甫性勁果美談論有文集七卷著唐史記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云

石揚休字昌言眉州眉山人也少孤自力學舉進士高第為同州觀察推官知中牟縣民賦役重而富人隸太常為樂工者六十餘人揚休皆罷之為祕閣校理以太常博士為開封府推官歷三司度支鹽鐵判官坐前在開封常失盜出知宿州復為度支判官修起居注初記注官與講讀之臣皆得侍坐迺英閣揚休奏史官當立上之左右與聞聖言不可坐仁宗從其言遷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初溫成廟降香仁宗誤書名揚休言此奉宗廟之禮而有司承誤不以聞仁宗曰溫成之廟豈可書名蓋失在有司非卿言朕無由知之即命改焉揚休又奏乞增諫官七員以廣言路置五經博士以尊儒術命御史出使以防壅塞擇郡守縣令以安赤子禁奢侈以豐財用皆有益於國者卒年六十三揚休喜閑放平居養猿鶴收畫圖以自適工於詩什世稱其才而於誥命非所長云

東都事略卷第六十四

東都事略卷第六十五
列傳四十八

賈昌朝字子明真定人也曾祖緯為史官官至給事中五代史有傳天禧元年昌朝獻文章于朝召試除晉陵簿國子監說書時孫奭判監一見許以公輔景祐元年初置崇政殿說書以授昌朝而天章閣侍講亦自昌朝始在經筵善稱說仁宗多所質問昌朝皆記錄刪潤以進賜名迹英延議二閣記注錄太平興國寺災以易春秋進戒因言近歲屢災寺觀蓋有所在可勿繕治以稱陛下畏天威愛人力之意西域僧以佛骨銅像來獻請加賜遣還無以所獻示外皆從之歷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銓銓法縣令奉錢滿萬二千乃舉令昌朝以為法如此則小縣終不善治乃請槩舉令而與其奉如大縣權知開

封府為御史中丞劉平石元孫陷西虜或誣以降議收其族昌朝言漢殺李陵母妻子陵不歸而漢悔真宗撫玉繼忠家後賴其力且平事固未可知乃不果收侍講林瑀以天子即位年月傳會易算推吉凶昌朝疏出之初元昊反昌朝請減不急費詔令與三司合議歲省緡錢百万又言所以待夷狄者六事時皆用其策慶曆三年遂參知政事四年為樞密使五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居兩月除昭文館大學士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昌朝獨曰自古將帥被執多不死元孫得不死宋興以來御試制科人無第三等者惟吳育第三等自餘皆第四等並為及第自天聖六年始復置中選者不過二人然數年之後即為美官昌朝議欲廢之吳育不可與昌朝皆論於上前由是有隙乃詔自今制科者不聽自投牒皆兩

制舉焉育數與昌朝爭議議者不以昌朝為直高若訥為御史中丞乃言大臣廷爭不肅故雨不時若育罷昌朝亦除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初張貴妃為貴人賈氏母養于禁中貴妃既寵幸時賈氏用事宮中謂之賈夫人而昌朝以姑事之謂之賈姑姑時臺諫論其姦近侍有進對者曰近日臺諫言事虛實相半如賈姑姑事豈有是哉仁宗默然久之曰賈氏實曾薦昌朝也王則反貝州昌朝遣部將往討事平移鎮山南東道封安國公河決商胡屬歲饑又疫人多流棄昌朝所救活甚多徙鄭州及見留為觀文殿大學士判都省觀文殿置大學士自此始求補外復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為右僕射兼侍中判鄭州辭僕射侍中乃改同平章事以母喪去召對經筵命講易出判許州移大名復請修河故道中書議歸之六塔昌朝力爭

不已其後河果不可塞振救瀕河水災之民全活者衆中人劉恢往還河上言河決趙征村與上姓名嫌爲不祥時皆謂昌朝使之以搖當國者嘉祐元年封許國公召爲樞密使仍同平章事三年諫官御史言昌朝別爲客位以待宦官又宦官有矯詔者釋之而不治乃罷以鎮安軍節度使兼侍中景靈宮使又出判許州改鎮保平移大名英宗即位改鳳翔節度使加左僕射進封魏國公徙許州以疾求解將相復爲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都省薨年六十八贈司空兼侍中謚曰文元昌朝博學善議論及大用不爲正人所與而數有攻其結宦官宦官者有文集奏議各二十卷通紀八十卷本朝時令十二卷羣書音辨十卷有子炎徽宗時爲工部侍郎

臣稱曰聞之諸公長者方昌朝始見孫奭也奭以唐路隋韋處厚傳示之謂昌朝曰知此意否君異日以儒術作宰相正如此二人世以謂奭能知人然爵位固相似而其邪正則遠也蓋知人之難自古而然矣

宋庠字公序開封雍丘人也舉進士開封禮部俱第一與弟祁同時有名以詩賦爲學者所宗謂之二宋初爲大理評事同判襄州遷直史館修起居注遷右正言會郭皇后廢庠與諸諫官伏閣力爭坐罰金景祐元年知制誥當是時制舉人與武舉雜試庠建言六科待天下異士宜設次具酒食禮之武舉人別試仁宗從其請五年仁宗欲以爲同知樞密院事故事無自知制誥除者乃召入翰林爲學士而以弟祁知制誥寶元二年遂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仁宗眷之厚宰相呂夷簡不悅會范仲淹在延安焚元昊國書不以聞而以私書復之事至朝

廷羣公議之夷簡謬謂不可庠信之亟於上前乞斬仲淹夷簡徐救之時鄭戩為樞密副使葉清臣為三司使皆庠同年進士或誣以朋黨盡逐之庠得知揚州加資政殿學士移鄆州慶曆五年復拜參知政事仁宗御資政殿召兩府親策以時事庠獨進以為兩漢對策本延巖穴草萊之人臣等備位大臣自視遇如賤士非所以尊朝廷也乃請歸中書合議上奏從之後復手詔以時事詢兩府兩府皆推庠為對八年以工部侍郎充樞密使皇祐元年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遷工部尚書三年祁之子與越國夫人張氏客張彥方遊而彥方偽造敕牒為人補官論死御史奏庠不戢子弟又言庠在政府無所建明乃罷為刑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徙許州河陽嘉祐三年拜樞密使同平章事封莒國公與

副使程戡不協戡罷而御史言庠昏耄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移鎮武寧改相州英宗即位封鄭國公為景靈宮使出判亳州庠所至以靜鎮為治末年信愛幼子頗致物議至是御史有言勿令其子侍庠之官英宗曰庠老矣奈何不使其子隨乎請老以司空致仕卒年七十一贈太尉兼侍中謚曰元憲庠性儉約不喜聲色讀書至老不倦初名郊李淑在翰林因對言於仁宗曰宋郊姓符國号名應祀天不祥也仁宗語之更焉

祁字子京與兄庠同試禮部會諒陰正奏名初為第一章獻皇后曰弟可先兄乎乃以郊為第一而祁為第十兄弟友愛甚篤初釋褐授復州軍事推官代還為國子監直講遷太常禮院修起居注陝西用兵調費日促祁上疏曰兵以食為本食以貨

為資誠聖人一天下之歸之具也以天下取之以天下用之量
入為出故天子不得私焉今左藏無積年之錢太倉無三載之
儲南方冶銅匱而不發承平如此已自彫困何哉良由取之既
殫用之無度也今 朝廷大有三穴小有三費何謂三穴天下
有定官無限負一穴也天下廂軍不任戰而耗衣食二穴也僧
道日益多而無定數三穴也三穴不去不可以為國請斷自今
日僧道以受戒具者且使如舊其在寺觀為徒弟者釋還為民
勿復歲度今日已後州縣寺觀留若干所僧道定若干人更不
得過此數此策一舉可得耕夫五十萬人則一穴去矣天下廂
軍不擇孱小尪弱而刺之才圖供役本不知兵亦且月費廩糧
歲費庫帛數口之家不能自庇於是相挺逃匿化而為盜者不
可勝計 朝廷每有夫役更籍農民以任其勞假如廂軍可驅

以就役且又別給口券復賜錢帛廣勸無益請罷天下招廂軍
已在籍者許備役終身如此則中下之家悉入農業又得力耕
者數十萬則二穴去矣 國家郡縣素有定官譬言以十人為額
則常以什二加之即遷代罪謫足以無乏今則不然一官未缺
十人競逐紆朱滿路襲紫成林州縣之地不廣於前而官五倍
於舊吏不可以苟進官不可以濫除請詔三班審官院諸司流
內銓明立限負以為定法其門廕之外貢舉之色實置選限稍
務擇人候有關官計負補吏則三穴去矣何謂三費一曰道場
齋醮無日不有供億不可資計而皆以祝 帝壽奉 先烈祈
民福為言令臣下不得開說臣愚以謂 陛下上事天地 宗
廟次事社稷百神醴酪柔盛犧牲玉帛使有司端委而奉之歲
時而薦之足以竦明德於天極介多福於黔庶何必道場齋醮

希屑屑之報哉是 國家抱虛以考祥小人誣神以獲利耳宜取其必不可罷者使略依本教以奉薰脩則一費節矣二曰京師寺觀或多設徒卒或增置官吏衣糧所給三倍他處幄帳謂之供養田產謂之常住不徭不役坐享齋名而又別築神祠爭修塔廟皆曰不費官帑自用民財此誠不逞罔上之尤者也夫民藏於國國藏於民財不天來而由地出也役不使鬼而待人作也捨國取民其傷一焉請一切罷之則二費節矣三曰使相節度不隸藩要負取公用以濟私家跡夫節相之建或當邊鎮或臨師屯公用之設所以勞衆而享兵也今則不然大臣罷黜率叨恩除取生人之資財爲無功之奉養坐糜邦用莫此爲甚請自今地非邊要州無師屯不得建節已帶節度不得留近藩及京師則三費節矣臣又聞之人不率則不從身不行則不信

陛下若能躬服至儉先示四方衣服醪膳無益舊規請自乘輿始錦綵珠玉不得妄費請自後宮始然後天下響應民業日豐人心不搖師役可舉雖使風行雷照飲馬西河蠢尔戎酋可翫之掌中矣次當知制誥以兄庠參知政事乃除天章閣待制庠罷亦出知壽州徙陳州還知制誥除翰林學士庠復執政改龍圖閣直學士遷羣牧使庠爲樞密使復爲翰林當張貴妃制初欲行策禮而祁乃以誥進妃怒抵于地曰何學士敢輕人遂落職知許州未數月復翰林侍讀學士史館修撰兼龍圖閣學士張彥方與祁子遊乃出知亳州知成德軍請弛河東陝西馬禁聽蕃落民間自相賣民養馬者不得升戶等又請復唐馱慕之制居三月徙定州又言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鎮定以其扼賊衝爲國門戶且契丹搖尾五十年習不畏人狼態獍心

不能無動。今舐齧垂涎欲肆齧者，惟鎮與定爾。且日夜深計，以爲欲兵之強，莫若積穀與財；欲士訓練，莫若善擇將。欲令人樂聞，莫若重賞而嚴罰；欲賊顧望不敢前，莫若使鎮重而定強。今朝廷擇將練卒，制財強勢，反以陝西河東爲先，河北爲後，非計也。夫陝西兵銳，士勇，賊不能深入；河東天險，虜憚爲寇，惟河北不然。失長城之防，自薊而南，直視千里，賊鼓而前，如莞衽上行。故曰：謀契丹，不得不先河北；謀河北，捨定與鎮，無可議矣。故臣願先入穀，鎮定鎮定已足，可入穀。餘州列將在陝西河東有功狀者，得遷鎮定，則鎮定重，以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多用步兵。夫闕然聚霍然去，雲奔颺馳，抄掠前此馬之長也；強弩巨槌，長槍利刃，什什相聯，伍伍相縫，大呼薄戰，此步之長也。臣料今不待馬而步可用也。臣請損馬而益步，故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鬪

健。我能用步，所長雖契丹多馬，無所用之。夫鎮定一體也。自先帝以來，爲一道帥，專而兵不分，故定堪其胸，則鎮擣其脅，勢自然耳。今判而爲二，其顯有害者，屯砦山川要險之地，裂而有之，脫或一賊叩營壘，則彼此不相謀，誰肯任責邪？臣請合鎮定爲一路，願以將相大臣領之。無事時以鎮爲治，所有事則遷治定，指授諸將，權一而責有歸，事無苟且之意，策之上也。惟陛下當安思危，孰計所長，必待事至而後圖之，殆矣。既又上禦戎七論，加端明殿學士，知益州代還，除三司使，御史中丞，包拯言祁在益州多遊燕，又其兄在政府，乃加龍圖閣學士，知鄭州。初賈昌朝建議修唐書，始令館職日供唐書所未載者，二事附於本傳。命祁與王堯臣、楊察、張方平爲修撰，又命范鎮、邵必、宋敏求、呂夏卿爲編修，而以昌朝提舉昌朝舉王疇編修，必以爲史

出衆手非是辭之昌朝罷相以丁度兼領度卒劉沆代之沆罷王堯臣代之堯臣卒曾公亮代之唐書初修而堯臣以憂去方平察相繼出外祁遂獨秉筆雖外官亦以橐自隨久之又命歐陽脩刊修分作紀志劉義叟修律曆天文五行志將卒業而梅堯臣入局修方鎮百官表祁與范鎮在局一十七年王疇一十五年宋敏求呂夏卿並各十年刊纂紀志六十卷列傳一百五十卷至是書成祁進工部尚書踰月拜翰林學士承旨復除羣牧使卒年六十四贈刑部尚書祁將終親草遺表勸立皇嗣戒其子勿請謚勿求遺恩勿為銘誌勿修佛事其後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為祁請謚曰景文有文集一百卷廣樂記六十五卷祁非特文章有見於世其守邊議兵雖古名將不能過也然不至大用時論惜之呂夏卿劉義叟附于傳

呂夏卿字縉叔泉州晉江人也少以蔭補太廟齋郎閉戶讀書親朋罕見其面舉進士調高安簿又為江寧尉時修唐書以夏卿為編修官書成進直秘閣夏卿喜聚書博覽強記而於歷代史尤諳洽唐自韋述等著史又有編年諸錄而旁記雜說幾數百家夏卿討論是正於新書為力居多然亦好尚奇異也與修仁宗實錄同修起居注遷知制誥神宗訪以政事夏卿言累朝不惜金帛講和二邊脫民鋒鏑之禍垂六十年古未有也願勿失前好久之以疾卒年五十三

劉義叟字仲更澤州晉城人也歐陽脩使河東薦其學術該博擢試大理評事趙州推官留修唐書義叟強記於經史百家無不通曉至於國朝典故財賦刑名兵械鍾律皆知其要其樂事星曆數術尤過人嘗以春秋時變異合之以洪範災應斥古

人所強合者著書十數篇視日月星辰以占國家休祥多應也
唐書成授崇文院檢討未謝而卒

臣稱曰唐有天下載祀三百其興衰治亂之迹必攷信於史而
舊書則紀次無律懲勸不明不可以訓祁與諸儒博采舊聞作
為新史於是一代之典粲然大備然其為書事雖增而失之穴
文雖省而失之略此未免有是非輕信之蔽雖然能與班馬並
驅則雖長於載記者有不能烏虜祁亦良史也哉

東都事略卷第六十五

東都事略卷第六十六

列傳四十九

陳執中字昭譽恕之子也恕有傳執中始以父任為祕書省正
字屢進文 眞宗稱善 眞宗不豫大臣無敢及建儲執中上

言太子天下本不可不早定擢右正言坐公累出監岳州酒稅

遷殿中丞復為右正言為樞密使曹利用所不喜出知漢陽軍

除三司鹽鐵判官俄知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以天章閣待制

知應天府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寶元元年拜右諫議大

夫同知樞密院事康定元年罷知青州未幾以資政殿學士為

陝西同經略安撫招討使與夏竦同知永興軍而議事多不合

徙知涇州慶歷初以工部侍郎復知青州執中率民錢築諸城

有詔止之執中格 詔卒城之沂州卒王淪叛入青州境執中

遣巡檢使傅永吉窮追歷楚泗真揚入蘄黃永吉直至采石磯擒殺之四年召拜參知政事諫官孫甫蔡襄言執中剛愎不才不可任以政 仁宗不聽遣中使齎敕告即青州授之且諭意曰朕用卿舉朝以為不可朕不惑人言也明日甫襄又以為言仁宗曰朕已召之矣是時章得象杜衍為相賈昌朝與執中參知政事每議事執中多與之異甫襄言既不用因求去事下中書甫本衍所舉用而二人者俱有名望於是中書奏乞留二人仁宗頷之衍退朝即召吏出劄子令甫襄供職執中曰向者上無明旨當復奏吏還白衍衍取劄子焚之執中遂言衍黨二人苟欲在諫職以擅權及臣覺其情乃取劄子焚之明日衍左遷出知兗州甫襄亦罷頃之得象免相昌朝與執中同相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昌朝免相執中拜

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皇祐初以疾求罷進兵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久之為集慶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五年以吏部尚書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執中當國人不敢于私四方問遺無及門者會張貴妃薨治喪皇儀殿追冊皇后禮官以非禮迎 上意 仁宗嘗詢執中而不能考正典禮以對悉奉行之深為時論不與執中嬖妾張氏淫悍不可制嘗以過笞小婢出外舍死御史趙抃劾奏其事翰林學士歐陽脩亦論列于 朝至和二年罷為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還上節鉞改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封黃國公徙河南曹州過京師以疾賜告就第加司徒岐國公致仕卒年七十贈太師兼侍中有司謚曰榮靈又謚曰恭襄 詔謚曰恭子世儒世儒母即張氏也執中卒張氏為尼世儒既長

迎婦與妻李事之不謹世儒宰相子庸駮久居京師元豐間為太湖縣不樂為外官與李諷諸婢謀殺張欲以憂去諸婢以藥毒之不死夜持釘陷其腦骨以喪婦為婢所告送大理寺推治而李辭屢變凡三易獄始得實世儒并妻等十人並處死

龐籍字醇之單州武城人也父格國子博士籍舉進士為杭州司理參軍開封府兵法曹參軍改大理寺丞累擢殿中侍御史章獻皇后崩章惠皇后欲踵之臨朝籍下閣門取垂簾儀制盡燔之以沮其謀有欲造後苑珠玉奇巧物媚上者籍言螟蟲為災民憂轉徙復有西北夷狄之患苟非儉約何以濟用仁宗嘉納之為開封府判官尚美人遣內侍韓從禮稱教旨免工人市籍者籍又言祖宗以來未有美人敢稱教旨干撓政府者仁宗為杖從禮仍詔諸司自今宮中傳命無得施行范

諷喜放曠不遵禮法籍屢奏其狀會籍除廣南水路轉運使將行復言之諷既坐貶鄂州司馬籍亦降知臨江軍徙福建路轉運使召為侍御史知雜事擢天章閣待制元昊叛命籍安撫陝西出知汝州徙同州就改陝西都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自五龍川之敗戎落民居焚毀幾盡戍兵十餘方未有營壁籍按金明西北有渾州川土平沃川尾曰橋子谷即虜出入之隘道也命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於谷旁募民耕墾得粟甚多凡故地為虜所據者悉逐之築土城久之元昊遣牙校李文貴齎其親信野利旺榮書求納款籍意其詐不受後數日果寇定川既而文貴復以旺榮書來元昊未肯削去僭号籍未敢荅乃請於朝仁宗曰朕非不能以天下力誅此小戎然朕為天下主豈與犬戎較曲直哉其務安吾民因使籍荅書稱旺榮為

太尉籍復請曰太尉天子上公使旺榮稱之則元昊不可得臣矣其書自稱寧令或謨寧令皆虜中官於義無嫌 詔從之又遣賀從昷來改名曰曩宵稱男不稱臣籍使謂之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也猶奉表稱臣今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昷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從昷得至 京師而 天子不許請更歸議之籍乃言虜辦理浸順願聽其使至仍遣使同往申諭之卒用其策而元昊復臣慶曆四年召拜樞密副使籍請併省官屬徙兵就食於是邊費什省七八八年為參知政事明年以工部侍郎為樞密使籍言近世養兵務多而不精請與中書議簡汰之法 仁宗疑焉籍曰儻有一夫之呼臣請以百口償之卒省兵八萬人皇祐三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儂智高叛命樞密副使狄青為宣撫使或言青不可專任 仁宗以

問籍籍曰青起行伍若以文臣副之則号令不專不如不遣也 仁宗然之及捷書至 仁宗謂籍曰非卿執議豈能成功青還 仁宗欲以為樞密使同平章事籍不可曰昔 太祖時慕容延釗將兵兵不血刃一舉得荆湖之地不過遷官而已曹彬平江南 太祖謂之曰朕欲以卿為使相然今外敵甚多卿為使相安肯為朕盡死力邪亦不過賜錢二億而已今青雖有功方之延釗與彬未可同日而語也若遂用青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則富貴極矣異日復有寇盜青更立功將以何官與之爭之累曰 仁宗乃許之既而內外訟青功卒以為樞密使會道士趙清貺與籍有連受人貺許為人求官籍聞之捕下開封府治其姦而流之清貺道死而諫官韓絳謂籍陰諷府殺清貺以滅口乃罷相以戶部侍郎知鄆州尋加觀文殿大學士除昭德軍節度使

知并州嘉祐元年 仁宗不豫籍上言比者 陛下皇子繼天
宮坊虛位立嗣之義禮有明文願 陛下深思 祖宗統緒之
重歷選宗室宜為嗣者速決聖志制命一出則羣心大安奉承
宗廟之孝無大於此臣荷 陛下寵靈致位將相年垂七十逼
於休退固無他望惟 陛下保万世之業乃老臣之大願麟州
自慶歷以來虜盜耕屈野河西地莫能禁籍因戒邊民無得與
虜為市易會通判司馬光行邊還乃言知麟州鄭戡等欲築二
堡於白草平以為州扞蔽籍許之既而虜移書至請分定疆界
麟府將郭恩輕敵出至忽里堆遇伏發恩死之命御史按其事
籍坐不以築堡事聞復以為觀文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青州
徙鄭州請老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七十六贈司空兼侍中謚
曰莊敏籍曉法令長於吏事治民有惠愛特於治軍甚嚴士卒

從畏之

梁適字仲賢顥之子也顥有傳適少孤輯顥制誥并自為文以
獻 眞宗曰梁顥有子矣授祕書省正字舉進士改太子中允
知淮陽軍南郊赦書錄梁後適論奏曰朱全忠唐之賊不可以
為勸 仁宗是其言召為審刑院詳議官梓州有妖人依鬼神
以誑殺人獄具以不傷讞適曰殺人以刃或可拒而誑可拒乎
是甚於刃也卒以死論有異鳥翔端門或以為瑞適奏曰野鳥
來處宮庭不祥也非瑞也常上殿奏使臣何次公案 仁宗曰
次公似是漢時人字適對曰蓋寬饒黃霸皆字次公 仁宗悅謂
宰相曰梁適候諫官闕命之未幾遂除右正言供諫職以與執政
親嫌改直史館修起居注復知諫院擢知制誥知開封府以請
知兗州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河陽又遷樞密直學士知定州入

為翰林學士尋改侍讀學士知澶州移秦州召還為羣牧使皇祐初擢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張堯佐一日除四使諫官御史力爭不已適曰堯佐領四使誠過矣乃罷其宣徽景靈二使儂智高圍廣州官軍數戰不利仁宗欲降之會得賊將偽牒言智高欲得邕椎七州節度使者適曰若尔二廣非朝廷有矣乃命狄青為宣撫使及賊平仁宗喜曰向非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契丹遣使來言國書稱大契丹非兄弟之義欲自今易稱南北朝適曰宋之為宋受之於天不可改也契丹亦其國名自古豈有無名之國哉遂止進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張貴妃小斂皇儀殿適不可曰皇儀非所以治妃喪又將以適為園陵使適又不可曰嬪御無園陵之制由是與陳執中不合而御史馬遵彈適貪黷

怙權不宜使久居重位乃罷知鄭州加觀文殿大學士知秦州適兩知秦州蕃戶不敢為寇秦人為立生祠徙立永興軍拜定國軍節度使知并州改鎮忠武知河陽英宗即位徙鎮昭德歷曹兗二州復為觀文殿大學士禮部尚書以太子太保致仕神宗即位遷太子太傅卒年七十贈司空兼侍中謚曰莊肅適既卒慈聖光獻皇后有旨飯僧資薦神宗問曰豈以梁適為仁宗舊相邪慈聖曰微梁適吾安有今日神宗問其故慈聖曰仁宗一日對宰相言朕居宮中左右前後皆皇后之黨陳執中請付外施行適進曰閭巷之人今日出一妻明日又出一妻猶為不可況天子乎執中之言非是仁宗不語久之曰梁適忠言也適有風采為人主所器明于法令臨事果敢辭氣不變所下教條嚴而難犯云其孫子美

子美字才甫由蔭入官紹聖初為梓州路常平徙湖南路遷提
點刑獄徽宗立為河北轉運使子美傾漕計以奉上遂以三百
萬緡市北珠以進北珠者自虜中來虜始欲禁罷之其羣下議
曰中國傾府庫以市無用之物此為我利而中國可以困之崇
寧間諸路漕臣進羨餘自子美始除樞密直學士拜戶部尚書
兼開封尹子美於府事無大小皆親決胥吏不得騁乃共謀取
未絕文書委於路而遁子美命焚之徽宗問其故子美對曰
事之大者不患不訴小者不治而已徽宗然之拜尚書右丞
進左丞遷中書侍郎以資政殿學士知定州移大名府進大學
士坐累責居單州起知青州復守魏進觀文殿學士拜寧遠軍
節度使以疾乞罷除開府儀同三司提舉崇福宮未幾致仕卒
年七十八贈少師子美為郡縱侈殘虐然有幹才所至辦治云

劉沆字冲之吉州永新人也曾祖景洪事楊行密為江西牙將
有彭玕者稱太守脅景洪附湖南偽許之復以州歸行密遂不
仕祖照父素以財雄鄉里初景洪曰我不從彭玕當活萬餘人
後必有隆者因名所居山曰後隆山山有唐牛僧孺讀書堂故
基即其上築臺曰聰明臺沆母夢牛相公來而生沆沆倜儻任
氣以進士起家為大理評事通判舒州稍遷太常丞直集賢院
出知衡州有大姓尹氏為偽券以欺隣人之孤訟久不得直沆
至其孤纔二十詰尹氏曰若券曾取證他隣否其人當有存者
尹氏誣服而歸其田同修起居注擢右正言知制誥陝西用兵
沆見執政白事翌日請對極言得失仁宗送其議於中書執
政不悅曰須舍人作相自行之沆曰宰相豈有常哉時來則為
之奉使契丹其館伴杜防強之以酒沆不能飲因詆曰蕃狗坐

是降知和州改知江寧府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潭州有草寇黃
捉鬼鄧和尚誘溪洞僑人擾湖湘北軍至多病死沆募土兵使
保地分賊稍困乃令提點刑獄楊旼等八路入討斬首萬餘級
遂頓兵開一路榜曰賊由此路出降敢殺者與擅殺同於是降
者三四萬人賊平召還而餘黨復叛殺裨將降知鄂州其後以
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有張彥方受富民金僞為張貴妃母越
國太夫人奏補助教敕沆抵彥方死不問越國皇祐三年以工
部侍郎擢參知政事諫官御史論沆緣貴妃進不可 仁宗不
聽至和初貴妃薨追冊為皇后沆為監護使改園陵使遂拜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明年文彥博富弼入相沆加
兵部侍郎監修國史沆在相位疾言者屢加裁抑又舉行御史
遷次之格滿二歲者與郡范師道趙抃歲滿求去沆引敕出之

御史中丞張昇等言沆挾私出御史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工部
尚書知應天府遷刑部尚書徙陳州卒年六十六贈侍中沆始
挾貴妃進至相方其主喪事時又務為侈大之制論者疾之元
豐三年王堯臣之子同老上書言其父當 仁宗不豫之際嘗
與沆文彥博富弼定議乞立皇子 神宗以訪彥博彥博具奏
所以乃贈沆太師充國公語在彥博傳子瑾 神宗時為天章
閣待制

東都事略卷第六十六

東都事略卷第六十七

列傳五十

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休介人也少舉進士爲大理評事知翼城榆次二縣改太常博士通判兗州入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西鄙用兵有臨陳先退望敵不進者置獄鄰郡而推劾枝蔓久不即誅彥博上疏曰將權不可不專軍法不可不峻兵法曰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使之畏我然非嚴刑何以濟之乎對敵而有伍不進者伍長殺之伍長不進什長殺之以什伍之長尚得專殺統帥之重乃不能誅一小校則軍中之令可謂墮矣議者以今寇非大敵師未深入將校有犯宜從中覆夫寇非大敵兵未深入尚臨戰先退儻遇大敵孰肯奮邪穰苴之戮莊賈非大敵也止於會軍而後期耳孫武之斬隊長非深入也

止於習戰而非笑耳終於齊師勝晉吳人入郢委任專而法素行也 國朝著令禁軍將校有過而從中覆當施之於平居無事之時今邊防用兵逾數十萬將不專權軍不峻法何以禦之哉 仁宗然之明年以戶部員外郎直史館為河東轉運使麟府二州皆在河外因山為城最險固始彥博父洎為轉運使以餉道回遠軍食不足乃按唐張說嘗領并州兵万人出合河關掩擊党項於銀城北為河外直道自折德辰世有府谷即大河通保德以便府人故河關路廢而弗治將奏復之未及而卒彥博領漕事遂通銀城而州有積粟可守元昊圍麟州知城中有備解圍而去未幾遷天章閣待制為都轉運使元昊復寇邊以彥博為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守邊二年有威名虜不敢犯改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彥博以本道兵馬久不習戰為立訓練之

法又以益彭邛蜀漢五州非用馬地州屯二十餘騎悉易以步軍慶歷七年以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召還改參知政事貝州宣毅十將王則挾妖術與州校張鸞卜吉謀反改年号置官屬河北諸路遣兵傳城下命明鎬為安撫使師久未克彥博請行乃命為宣撫使以鎬傳之至則督將攻城旬餘未下謀言賊欲潛兵出邀虜使輜重鎬先遣殿侍袁安設伏敗之軍士有請為穴地以入貝州官軍即城南為穴因自攻其北以牽制之彥博募死士二百銜枚由穴進既出登城殺守陴者則縱火牛軍稍却有以槍中牛鼻者牛還攻之遂大潰城破生擒則檻送京師拜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彥博因進對言嘗聞 德音以措紳多務奔競非裁抑之無以厚風俗若恬退守道者稍加旌擢則奔競謀求者庶幾知耻乃薦王安石韓

維張瓌悉被甄擢與樞密使龐籍同議省兵汰爲民者六萬減廩給之半者二萬衆議紛然以爲久衣食於官不願爲農且習弓刃一旦散之閭閻必爲盜賊 仁宗亦疑之以問彥博對曰公私困竭正坐穴兵果有患臣願死之皇祐初除吏部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大饗 明堂命彥博等修纂儀注起自降 詔訖于禮成繫曰爲書爲大饗明堂記書成 仁宗爲制序進禮部尚書三年御史唐介言彥博以間金奇錦因小臣遺宮掖顯用張堯佐陰結貴妃爲謀身之計 仁宗怒召二府以疏示之介面論不已 詔送臺劾介既下彥博獨留再拜曰御史言事職也願不加罪 仁宗不許介遂貶英州別駕而彥博亦罷相以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徙青州又徙秦州尋拜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至和二年再入爲吏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與富弼同拜宣麻之日 仁宗遣小黃門覘於庭士大夫皆以得人相慶而天下謂之文富明年 仁宗御殿疾暴作扶入禁中二府俟於殿閣召內侍史志聰等問起居狀對曰禁中事嚴密不敢泄彥博怒叱之曰上暴疾繫國安危惟爾曹得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 天子起居欲何爲邪自今疾勢少有增損必白願直省官引至中書取軍令狀志聰等大懼及夕詣宮門白下鎖志聰曰汝曹自白宰相我不任受其軍令二府議留宿未有以發彥博請用道家說祈禱大慶殿輔臣主祠事設次宿殿廡志聰等又白非故事彥博曰豈論故事時邪富弼亦切責之志聰等不敢違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求見執政彥博曰此時宮門何可夜開詰旦素入白禁卒告都虞候變者同列欲捕治彥博不可乃召都指揮

使許懷德問都虞候某者何如人懷德稱其謹良可保彥博曰此卒有怨誣之尔宜亟誅以靖眾眾以為然乃請劉沆判狀尾斬于軍門 仁宗疾已沆譖彥博曰 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變者彥博以沆判聞 仁宗意乃已御史吳中復乞召還唐介彥博因言介頃為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召用之時以彥博為厚德嘉祐三年鹽鐵副使郭申錫與河北轉運使李參議河事不協訟參遣人私屬彥博為御史所彈申錫坐貶滁州彥博尋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封潞國公改鎮保平判大名府又改鎮成德遷尚書左僕射判太原府俄復鎮保平判河南丁母憂 英宗即位起復成德軍節度使乞終喪許之初 仁宗之不豫也彥博與富弼等乞立儲嗣 仁宗許焉而後宮將有就

館者故其事緩已而彥博去位其後弼亦以憂去彥博既服闋復以故官判河南有 詔入覲 英宗曰朕之立相公之力也彥博竦然對曰 陛下入繼大統乃 先帝聖意與 皇太后叶贊之力人臣何力之有兼 陛下登儲纂極之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 聖志受 顧命臣無與焉 英宗曰備聞始議相公於朕有恩彥博避遜不敢當 英宗曰暫煩西行即召還矣尋除侍中徙鎮淮南判永興軍入為樞密使劍南西川節度使熙寧二年相陳升之 詔曰彥博朝廷宗臣其令升之位彥博下以稱遇賢之意彥博曰 國朝樞密使無位宰相上者獨曹利用嘗在王曾張知白上臣忝知禮義不敢效利用所為以紊亂朝著固辭乃從夏人犯大順城李復圭知慶州以陳圖方略授鈐轄李信都巡檢劉甫監押种詠趣使出戰信等失利復

圭亟收所授方略執信等繫獄奏從軍法彥博力言其非宰相
王安石以復圭為是信等伏誅人皆冤之明年慶州軍亂
神宗召二府對資政殿深以用兵為憂彥博曰 朝廷施為務
合人心以靖重為先凡事當采眾論不宜有所偏聽 陛下即
位以來厲精求治而人情未安蓋更張 祖宗法之過也安石
曰 朝廷求去民害何不可若万事墮積如西晉風茲益亂也
安石知為己發故力排之六年除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徙
判大名府初選人李公義請為鐵龍爪以濬河宦者黃懷信更
作濬川杷天下指笑以為兒戲王安石獨信之除范子淵都水
監丞置濬川司行其法子淵奏功言疏道水勢悉歸故道退出
民田數萬頃 朝廷疑其妄事下大名彥博曰河水汗漫非杷
可濬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去年退地止因霜降水落今年未

嘗用杷而退地更多臣不敢雷同欺罔奏至 神宗不悅命知制
誥熊本與河北漕臣陳知儉按視如彥博言子淵乃求對言本等
意安石罷彥博必相故傳會其說於是御史蔡確亦言本奉使
不公有 詔雜治子淵及本等皆重坐而彥博勿問七年北虜
遣蕭禧議地界 神宗遣中使賜彥博 詔問所以待遇之要
備禦之方彥博奏以為不可予語在遼國事中九年除太保力
辭元豐三年除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復判河南王堯臣子同老
言 仁宗不豫先臣與文彥博劉沆富弼等請立 英宗皇帝
為嗣 仁宗感悟開納會彥博入覲 神宗以問彥博對曰
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歸寔 仁祖知子之明 慈聖擁祐之
力臣等何功 神宗曰議論推輪於至和時發端為難 仁祖
意已定其後止申前詔尔正如丙吉霍光事前後不相揜也卿

宜盡錄本末將付史官彥博乃奏其事曰至和三年 仁宗不
豫兩月餘是時以根本未立中外人情不安及 聖體康復顧
念前此禁中侍藥憂慮百端堯臣與臣及劉沆富弼竊議曰方
今 朝廷根本不可不蚤定以定人心時亦不暇與密院同謀
亦未敢顯言臣以堯臣久居禁近多知 朝廷事因謂之曰必
得賢嗣以厭人心堯臣曰豈不知素育於宮中者邪於是臣等
具奏春中服藥時事中外人情非常憂恐蓋為儲嗣未立仍引
西漢故事人主初即位建儲今當以時立嗣以固根本臣等既
叨輔相之重位當任社稷之大計此大計也乞賜開納 仁宗
淵默寡言乃欣然嘉歎曰知卿等盡忠然此大事也朕更熟思
之臣等既退且請堯臣密作詔意欲進呈施行堯臣許歸第乃密
草詔意然未及示臣等臣等既登對復申前請 仁宗曰朕意

已定矣卿等可無憂臣等既得此旨決謂無疑矣是年因樞府
闕官議於 上前乞召韓琦為樞密使蓋以琦忠義必能當重
事 仁宗可之自後繼有議論未幾臣得請判河南堯臣尋卒
臣所記當日之事大槩如此於是 手詔中書曰文彥博蓄德
深厚善不自伐懷此大功絕口不言中外搢紳莫有知者乃知
援立之功厥有攸在嘉祐之詔但宣之耳其議所以褒顯之又
詔曰朕恭聞 仁宗皇帝深惟天下大本意有所付而執政大
臣文彥博劉沆富弼王堯臣實左右贊順以成 聖志及
英宗皇帝進位元儲續承大統四方上下莫不安寧而彥博等
勲績莫有聞者比覽故臣家奏攷驗不誣其謙厚忠實可謂至
矣其議所以褒顯之庶幾上昭 神祖知人之明 文考報功
之意焉遂加彥博河東永興節度使彥博力辭兩鎮宴餞瓊林

輔臣皆與兩遣中謁者遺詩以寵其行有報在不言功之語當
世榮之彥博至河南未交印先就第廟坐以見監司既交府事
見監司府官如常式或以問彥博彥博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
庶僚也既交印河南尹見監司矣六年請老拜太師致仕元祐
初司馬光拜相起彥博為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
經筵邊事河防及 朝廷大政令即與輔臣共議恩遇甚渥期
年乃求去 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
思之側則長老去之公自為謀則善矣獨不為朝廷惜乎又曰唐
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
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彥博讀 詔從然
不敢言去蓋後留四年彥博請去不已復以太師河東節度使
開府儀同三司致仕紹聖初言者觀望時政謂彥博朋附司馬

光詆毀 成烈降太子少保薨年九十二崇寧中與元祐黨後
命出籍追復太師謚曰忠烈彥博凝簡莊重有大臣體位將相
者五十餘年徧歷公孤兩以太師致仕雖位貌隆貴而平居接
物謙抑尊德樂善如恐不及邵雍程顥程頤以道學名世居洛
陽而彥博與之遊元豐中與富弼及當時老成而有賢德者十
一人用白居易故事就弼第置酒相樂尚齒不尚官已而圖形
妙覺僧舍謂之洛陽耆英會司馬光為文序其事王拱辰守北
都以書來諭曰拱辰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後顧以官守不
得執卮酒在坐席願預名其間幸無我遺其為時所嘉羨如此
彥博八子皆歷要官第六子及甫

及甫字周翰初為大理評事遷直史館與邢恕同為館職頗相
善也遷吏部員外郎除直龍圖閣知同州父太師彥博起為平

章軍國重事除及甫右司員外郎以嫌改衛尉光祿少卿初韓琦子忠彥與琦之門人劉摯王巖叟賈易等常不平彥博不言功事以謂掩琦之勲及章惇撰御賜彥博詩序具述上語云嘉祐之詔但宣之耳忠彥益不平彥博入為重事易簾前論列王同老所上文字彥博教為之乞改史宣仁后曰此事吾詳知之至和中仁宗不豫乞立皇嗣者文太師富相公王參政也在嘉祐末乞立英宗為皇嗣仁宗升遐策立英宗者韓相公也即不相掩不必改史其後彥博致仕及甫以集賢殿修撰知河陽召為太僕卿除權工部侍郎罷為集賢殿修撰提舉明道宮紹聖中蔡確之子渭奏及甫嘗與邢恕書具述姦臣大逆不道之謀詔以蔡京安惇即同文館究問語在章惇傳於是梁燾劉摯王巖叟劉安世范祖禹朱光廷皆坐重

貶及甫懷一朝之忿妄發書與邢恕致起詔獄以陷害忠良及甫之罪也及甫坐元祐黨褫職居久之復直龍圖閣知陝州既又落職最後復集賢殿修撰以卒始及甫當宣仁后臨朝時避魯王諱止名及宣仁崩復名及甫云臣稱曰彥博以王佐之材克平妖難致位丞弼雖以人言去位而天下之望日隆及其再相也乃秉忠竭誠首議建儲遂絕口不言至神宗之世因事自顯人謂彥博不獨首建大策為難而有功不居之為尤難也烏虜彥博出入四世名倡九牧神明所相壽考康寧近世以來一人而已

東都事略卷第六十八
列傳五十一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也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此
王佐才也懷其文以示王曾晏殊殊即以女妻之舉茂才異等
授將作監丞知長水縣簽書河陽節度判官會郭皇后廢范仲
淹爭之貶知睦州弼言 朝廷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后宜
還仲淹以來忠言通判絳州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從王曾辟
通判鄆州趙元昊反弼上疏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
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
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贇庸人也平時猶不
當用而況艱難之際可為樞密乎召為開封府推官擢知諫院
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弼言請罷燕徹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

飲食而已執政以爲不可弼曰万一北虜行之爲朝廷羞後使虜還者云虜中罷燕如弼言仁宗深悔之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弼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破金明延帥范雍鈐轄盧守勲閉門不救內侍黃德和引兵先走劉平石元孫戰歿而雍守勲歸罪於通判計用章都監李康伯皆竄嶺南德和誣奏平降賊詔以兵圍守其家弼言平自環慶引兵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卹其家守勲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不可但已時守勲子昭序爲御藥弼奏乞罷之德和竟坐腰斬夏守贊爲陝西都總管又以入內都知王守忠爲都鈐轄弼言用守贊旣爲天下笑而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將吏必怨懼乃罷守忠不遣又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乞如國初令

宰相兼領仁宗從之以宰相兼樞密使爲三司鹽鐵判官遷史館修撰慶曆二年改右正言知制誥契丹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地兵旣壓境而使來非時中外忿之仁宗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棄也其有大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羣臣皆不敢行宰相舉弼使契丹弼即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乃以弼爲接伴弼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弼傾盡亦不復隱其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弼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弼具以聞仁宗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以弼爲樞密直學士辭不拜假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使契丹旣至六符館之往反十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虜主問故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

民兵此何意也羣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帛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万里所在精兵以百万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弼曰勝負未可知就其使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

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缺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爲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待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辭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寔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主大感悟遂欲求昏弼曰昏媾易以生隙人命脩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万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授之卿其遂以誓

書來弼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乃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晡入見宿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虜不復求昏專欲增幣曰南朝移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弼爭不可虜主曰南朝既懼我矣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為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弼聲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邪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獻納弼

奏曰臣既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虜無能為也仁宗從之增歲幣二十万而契丹平時有用偽牒為僧者事覺乃堂吏為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弼白宰相呂夷簡請以吏付獄且言曰必得吏乃止夷簡不悅故薦弼使契丹且變易國書欲因事罪之歐陽脩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留之不報使還除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尋遷翰林學士弼見仁宗力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不敢以死爭尔其敢受賞乎三年拜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既又復除樞密副使弼言虜既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虜方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耻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而罷逾月復除前命時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

門趨弼綴樞密院班乃御殿又命宰相章得象諭弼曰此朝
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弼乃受命時晏殊為相范仲淹為參知
政事杜衍為樞密使韓琦與弼副之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為
諫官皆天下之望弼既以社稷自任而仁宗責成於弼與仲
淹望太平於朞月之間數以手詔督弼等條具其事又開天
章閣召弼等坐具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為者遣中使二人更往
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弼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
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
去宿弊為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
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臣弼言契丹臣元
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為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率臣之
四年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時冊命元昊為夏國主使將行而

止之以俟虜使弼曰若虜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
歸契丹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
於河東為近仁宗問弼曰虜得無與元昊襲我乎弼曰虜自
幽薊不復由河東入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險瘠且虞
我出鎮定擣燕薊之虛也今兵出無名契丹大國決不為此就
使妄動當出我不意不應先言受禮雲中也元昊本與契丹約
相左右以困中國今契丹背約結好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
言故虜築威塞州以備之呆兒屢殺威塞人虜疑元昊使之故
為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為備弼曰虜雖不來猶欲
以虛聲困我若調發正墮其計臣請任之虜若入寇臣為罔上
且誤國仁宗乃止虜卒不動初魯人石介作慶曆聖德詩
歷頌羣臣以弼仲淹比之夔契而詆夏竦竦怨之會介奏記於

弼說以行伊周之事竦因傾弼等乃改伊周曰伊霍使女奴陰習介書為廢立詔草飛語上聞 仁宗雖不信弼懼因保州賊平求為河北宣撫使以避之使還道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而衍仲淹皆罷政未幾石介死讒者以介北走契丹結連起兵弼以一路兵應之罷弼安撫使且欲發介墓以觀之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知青州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弼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万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万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為大家葬之

謂之叢冢自為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万人募而為兵又万餘人 仁宗遣使慰勞即拜禮部侍郎弼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王則據貝州叛齊州禁兵千人欲屠城以應之有告變者弼以齊非所部恐事泄生變會中使張崇訓銜命至青弼檄崇訓使馳至郡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且自劾擅遣中使罪 仁宗嘉之再遷禮部侍郎弼又懇辭不受遷資政殿大學士以 明堂恩除禮部侍郎知鄭州徙知蔡州加觀文殿學士知河陽遷戶部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 仁宗密覘知之歐陽脩奏事殿上 仁宗具以語脩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脩頓首稱賀

仁宗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彥博與弼等直入問疾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禳祈為名乞留宿內殿事皆關白而後行禁中肅然嘉祐三年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仁宗悉以政事仰成宰府弼總綱紀号令謹守典法所選用多得人天下無事号稱賢相六年丁母憂仁宗為罷春宴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弼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英宗即位拜樞密使同平章事遷戶部尚書初仁宗弗豫皇嗣未立人情憂恐弼與文彥博等議請蚤定儲嗣會仁宗康復故緩其事後韓琦以定策立英宗至是慈聖后還政并弼遷官制詔錄其前議弼奏曰至和中臣雖泛議建儲其於陛下則如在茫昧杳冥之中未見形象安得與韓琦等等哉今陛下錄臣先帝時微勞曷若報皇太后之

大恩皇太后嘗謂臣與胡宿吳奎曰無夫孤孀婦人無所告訴其言至不忍聞臣寔痛心豈仁宗之所望於陛下哉仁宗與皇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恩而未聞所以為報臣於陛下不過有先時議論絲髮之勞尔臣願陛下外則以仁恩道德訓天下結人心內則以純孝恭恪奉仁宗事太后則臣雖啜菽飲水奔走陛下左右以死無悔一日韓琦進擬一二宦者策立有勞當遷官弼曰先帝以神器授陛下皇太后叶贊之力而此輩何功可書琦竦然有愧色却立數武弼嘗進除目英宗適震怒擲之榻下弼搢笏拾取以進曰前日陛下在藩邸時喜怒猶不可妄況今即天子位切以天子亦有怒焉出九師以伐四夷否則陳斧鉞以誅大臣今日陛下之怒不為常事除目也必以臣等有太過惡可怒者何不斬

臣以謝天下 英宗為之霽色温言弼猶進說不已治平二年以疾辭位拜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陽封祁國公 神宗即位改鎮武寧進封鄭國公弼屢乞罷使相乃以為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復判河陽熙寧元年移汝州且詔入覲以足疾許肩輿至殿門 神宗特為御內東門小殿見之令男紹隆入扶且命毋拜坐語從容至日昃問以治道弼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其意 陛下當如天之鑒人隨人善惡然後誅賞從之則功罪得其實矣 神宗又問以邊事弼曰陛下即位之始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 神宗又問為治所先弼曰阜安寓內為先明年除司空兼侍中弼力辭復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弼既至未見有於 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至者弼聞之歎

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 上以無所畏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幾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羣臣請上尊号及作樂 神宗以久旱不許羣臣固請弼又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 陛下以同天節虜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為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乞并罷上壽從之即日而雨弼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 神宗親書荅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王安石始為參知政事議改法理財與 神宗合意而弼不欲有所變更與安石不合多稱疾家居求退章

數十上 神宗將許之問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
神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拜武寧軍節度使同
平章事判亳州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弼以謂此法行則財聚於
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者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
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趙濟劾弼以大臣格新法法行當自貴
近者始若置而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僕射判汝州弼言新
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尋請老拜司空
復武寧軍節度使及平章事進封韓國公致仕弼雖家居而
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以郭逵等討之弼言海嶠嶮
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 王師因極言
時弊請速改新法以救倒懸之急契丹來爭河東地界 手詔
問弼弼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官制行

改授開府儀同三司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至和
三年 仁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文彥博劉沆及弼同決大策
乞立儲嗣以其父堯臣所撰詔草上之 神宗以問彥博彥博
言與同老合 神宗嘉之以弼為司徒元豐六年弼年八十懷
不能已又上疏論治亂不出於用諛佞讜直二端而已今諛佞
者競進讜直者多處外忠義之士仰室竊歎天下之敝 陛下
不得知而更張之恐禍亂將至益煩 聖慮亦無及矣疏奏又
條陳時政之失以待 上問封之以付其子未幾而薨贈太尉
謚曰文忠元祐初加贈太師配享 神宗廟廷 御篆其碑曰
顯忠尚德紹聖中章惇用事謂弼得罪 先帝罷配享至靖康
而復侑食于 廟弼性至孝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
氣色穆然不見喜愠其好善疾惡蓋出於天性常言君子小人

如冰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爲臭其爲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必交結干岐万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爲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弼早有公輔之望天下皆稱曰富公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忠義之性老而彌篤云子紹庭紹京紹隆紹京供備庫副使紹隆光祿寺丞皆先弼卒

紹庭字德先有家法爲時所稱始以父任爲祕書省正字嘗爲光祿寺丞遷宗正丞出爲白波輦運通判絳州建中靖國初以紹庭爲河北提舉常平紹庭辭曰熙寧變法之初先臣以不行

新法得罪臣不敢爲此官 徽宗嘉之除祠部員外郎 制曰

惟尔先正相予 祖宗道德勲勞竦服夷夏其冢上之木拱矣故笏可見猶當異之以比甘棠而況遺範之所在乎尔少長義方習以成性今朕命尔領職常平而乃力自貢其誠心冀不違於先志奏封來上朕用汝嘉詩不云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朕亦何愛典祠之清選而命汝陟焉以勸夫孝於親者往其欽哉未幾出知宿州卒年六十八有子直柔

臣稱曰弼使虜之功偉矣而議者乃以活飢民爲功何哉方其廷屈虜之君臣使曉然知通好用兵之利害自是兩邊無虞者幾百年其所活豈特五十万人而已乎及踐宰府首開万世之議抑又有社稷之功矣至於忠規激切而 上不已讒言深中而 上不疑進退雍容有始有卒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

豈不然哉生而享其榮歿而配於廟為一代之宗臣有以也夫

東都事略卷第六十八

東都事略卷第六十九
列傳五十二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也父國華終右諫議大夫琦風骨秀異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時方倡名太史奏曰下五色雲見左右侍從皆賀於殿上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再遷太常丞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歷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為右司諫時災異數見王隨陳堯佐為相以疾五日一朝數忿爭參知政事韓億多私石中立好戲謔琦連疏疏論其過曰仍歲以來災異間作考天戒之所譴告則燮理之任正當其責陛下用輔臣如此外夷聞之亦有輕視中國之意如望天責之可消福應之自來則恐不可得也陛下若以退免大臣其事至重非臣下所宜輕議孰若以祖宗八十年太平之業坐付庸臣恣其毀壞乎

臣職在言責可知而不言哉伏請下御史臺集百官決是非於是同日 詔罷四人者又請罷內降排斥權幸王曾見琦論事切直有本末喜謂琦曰比年臺諫多畏避為自安計不則激切近名如君固不負所職諫官宜若此曾正人也琦得此益自信未幾同議雅樂琦以胡瑗阮逸鄧保信黍尺鍾律之法出私見乖戾古制奏罷之仍用王朴樂琦為諫官數稱進王曾蔡齊杜衍范仲淹等補政之闕事多施行以起居舍人知諫院趙元昊叛琦上疏曰臣聞元昊狂謀僭命不修常貢必為邊患今獻謀者不過欲 朝廷選擇將帥訓習士卒修利戎甲營葺城隍廣蓄資糧以待黠羌之可勝此外憂也若乃網紀不立忠佞不分功罪不明号令不信浮費靡節橫賜無常宴衍之逸遊宮庭之奢靡受中謁之干請容近昵之僥倖此內患也且四夷內窺中

國必觀釁而後動故外憂之起必始內患臣願 陛下先治內患以去外憂內患既平外憂自息儻外憂已兆內患更滋臣恐國家之虜非止一元昊而已擢知制誥益利歲饑為兩路安撫使為饘粥濟飢人一百九十餘方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元昊圍延州琦適自蜀還論西州形勢甚悉乃以為陝西安撫使至則賊引去矣初大將劉平軍敗為賊所執內侍黃德和懼罪誣平降賊 朝廷信之琦為直其冤遷樞密直學士陝西經略招討使與夏竦畫攻守二策琦入對請用攻策會元昊將寇渭州遂趨鎮戎軍時環慶副總管任福奉詔計事琦盡出其兵使福擊賊授以方略令自懷遠城趣德勝砦羊牧隆城出賊之後如未可戰即據險設伏以邀其歸福既行琦重戒之福違琦節度敗沒于好水川琦坐奪秩一等降知秦州居數月復為秦

鳳經略使換秦州觀察使尋以舊職充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屯涇州琦與范仲淹在兵間最久二人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故天下稱為韓范初京師所遣戍兵脆懦不習勞苦賊常輕之目曰東軍而土兵勁悍善戰琦奏增土兵以抗賊而稍減屯戍內實京師又以籠竿城據衝要乞建為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又建請於鄜慶渭三州各以土兵三萬為一軍軍雖別屯而耳目相通為一視虜所不備互出擣之破其和市屠其落種因以招橫山之人度橫山隴則平夏兵素弱必不能支我下視與靈穴中免耳章既上又與仲淹定謀益堅而元昊知不可敵斂兵不敢近塞入拜樞密副使元昊既已臣琦以謂邊備不可弛請與仲淹俱出 行已而仲淹參知政事以琦為陝西宣撫使使還時 仁宗急於求治 手詔宰相杜衍

曰朕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中外人望有可施行宜以時上之又開 天章閣賜坐咨訪時務琦條上九事大略備西北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抑僥幸進有能退不才去冗食謹入官繼又獻七事議稍用而小人已側目矣富弼宣撫河北還未入國門命守鄆州琦奏曰 朝廷聞北虜點兵弼以忠義請行事畢歸奏去京師咫尺曾中等籌策不得一陳於 陛下之前而責補聞郡四方不聞其罪曾無一人為弼言者臣竊為 陛下惜之前此陝西帥鄭戩以劉滬董士廉城水洛役方作而戩罷涇原守將尹洙以為非便而止之滬等猶城不已乃械繫滬等將斬之戩力爭于 朝琦亦以水洛未可城而滬等違令之罪不可貸朝廷卒城水洛故罷琦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徙鄆州又徙鎮定二州琦所至設條教葺帑廩治武庫勸農興學人人樂其愷

悌定州久用武將治兵無法度至于驕不可使琦修明軍政剗除宿弊士卒犯令者一切繩以紀律恩威既信乃攷李靖兵法作方圓銳三陣指授偏將日月教習之由是定兵冠河朔加資政殿大學士遷禮部侍郎觀文殿學士拜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又知相州入爲工部尚書三司使除樞密使冊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遷刑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仁宗旣連失褒豫鄂三王至和中得疾皇子未立中外憂之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司馬光繼之自是言者常以固天下根本爲急而富弼亦屢上言歐陽脩因水災再上疏輒留中如此五六年言者稍怠琦乘間奏請立皇子一日取漢書孔光傳懷之以進曰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定陶王爲太子成帝中材之主猶能之況 陛下之聖哉 太祖爲天下長

慮福流至今惟 陛下以 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矣時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皆言立皇嗣中書因將二疏以請 仁宗曰朕有意久矣顧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誰可者琦對曰宗室不接外人臣等無由知之當出自 聖斷 仁宗乃稱 英宗舊名曰宮中嘗養此人唯此可耳是日 君臣定議於殿上將退琦奏曰此事至大 陛下今夕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請對 仁宗曰決無疑矣琦曰事當有漸容臣等議新除官時 英宗方居 濮王憂遂議起復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 仁宗大喜琦奏曰此事旣行不可中止 仁宗首肯之時嘉祐六年也及命下 英宗力辭 仁宗聽候服除七年 英宗旣免喪稱疾不出琦曰宗正之命旣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矣今不若遂正其名使知 朝廷不可回之意歐陽脩亦進曰宗正舊不領職

事今有此命天下皆知 陛下意矣然誥敕付閣門得以不受
今若以為 皇子詔書一出而事定矣 仁宗以為然遂下詔
英宗入居慶寧宮封琦儀國公 仁宗崩 英宗即位加門下
侍郎兼兵部尚書進封衛國公為 仁宗山陵使琦既輔立 英
宗其門人親客或燕坐從容語及立 皇子定策事必正色曰
此 仁宗神德聖斷為天下計 皇太后母道內助之力臣子
何與焉 英宗暴得疾 慈聖后垂簾聽政 英宗疾甚有及
慈聖語 慈聖不樂琦與歐陽脩奏事 簾前 慈聖嗚咽流
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
慈聖意不釋歐陽脩曰 太后事 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
於天下婦人之性鮮不妬忌昔温成之寵 太后處之裕然何
所不容今母子之間而反不能忍邪 慈聖曰得諸君如此善

矣脩曰此事何獨臣等知之中外莫不知也 慈聖意稍和脩
進曰 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
稟承 遺命奉戴 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 太后一婦人
臣等五六書生耳豈足造事非 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
慈聖默然久之而罷後數日琦獨見 英宗 英宗曰 太后待
我無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
餘盡不孝也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
子不失孝乃可稱耳今但 陛下事之未至耳 父母豈有不
慈者 英宗大悟自是不敢復言 英宗疾既平琦請 乘輿
具素服出祈雨人情乃安 慈聖下令還政進右僕射兼權樞
密院封魏國公琦上還相事 英宗詔曰卿有大德于朕有大
功于時一旦無名謝事豈不駭天下之耳目而重朕之過乎其

輔朕使無忝 先帝則卿之終惠也琦以陝西戍兵多而食不足請籍民丁爲義勇得十四萬夏賊寇大順城又請停歲賜絕和帑遣使問罪文彥博不可或舉寶元康定事琦曰諒祚狂童非有元昊智計而邊備過昔日遠甚詰之必服卒遣使齎詔而諒祚以謝表上 英宗寢疾琦候起居問諒祚表云何曰一如卿言 英宗崩琦奉 詔立 神宗拜司空兼侍中爲 英宗山陵使既復土琦累辭位拜鎮安武勝等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辭兩鎮改淮南節度使判永興軍種諤收綏州詔廢之琦議不可乃留爲綏德城因大揭榜招橫山之人會關陝荐饑而止復判相州改河北安撫使判大名府時初行青苗法琦上疏論其害以爲國之放号令立法制必信其言而使民受實惠 陛下遣使給散青苗乃令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

借錢貫百三等以上更許增數坊郭戶有物業抵當者依青苗例支借且鄉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力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得借錢每借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放息錢豈抑兼并濟困乏之意哉欲民信服不可得也伏惟 陛下自臨御以來夙夜憂勤勵精求治況承 祖宗百年仁政之後民浸德澤唯知寬恤未嘗過擾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常節浮費漸汰穴食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迹之疑哉章下制置條例司疏駁放行天下琦又論奏不已且聽解安撫使改永興軍節度使琦固辭復判相州既至之二年告老復除永興軍節度使未拜而薨年六十八贈尚書令謚忠獻 神宗自爲碑文篆其首曰 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配享 英宗廟廷琦少有大志天下想望其風采識量宏偉臨事不見

喜愠之色天資朴忠自稱安陽戇叟輕財好施家無留貲折節下士無貴賤禮之如一獎拔賢俊得人為多在相位時王安石有盛名或以為可用惟琦獨識其姦終不肯進及守相陞辭神宗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 神宗頷之其鎮大名也魏人為立生祠相人尤愛之有鬪訟者輒止之曰勿撓吾侍中也政和中追論琦定策之勲贈魏郡王子忠彥粹彥純彥嘉彥粹彥為吏部侍郎終龍圖閣學士純彥官至徽猷閣直學士嘉彥尚 神宗女齊國公主拜駙馬都尉終瀛海軍承宣使

忠彥字師朴少以父任為將作監簿復舉進士琦罷政忠彥以秘書丞召試館職除校理同知太常禮院為開封府判官三司鹽鐵判官三司使出通判永寧軍召還為戶部判官琦薨服除

為直龍圖閣擢天章閣待制知瀛州 朝廷以夏人囚殺其主秉常用兵西方既下米脂等城砦數十夏人求救于遼遼人移書繼至會遣使賀虜主生辰 神宗以命忠彥遂以給事中奉使遼國遼人遣趙資睦迓之語及西事忠彥曰此小役也何問為虜主使其臣王言敷燕于館言敷問夏國胡罪而中國兵不解也無失兩朝之權則善矣忠彥曰問罪西夏於二國之好何所與乎使還時官制行章惇為門下侍郎奏給事中東省屬官封駁宜先稟而後上忠彥奏 朝廷之屬執政之所行也事當封駁則與執政固已異矣尚何稟議之有 詔從其請左僕射王珪為南郊大禮使事之當下者自從其所畫旨忠彥以官制駁之曰今事于南郊者大禮使既不從中畫旨處分出一時者又不從中書奏審官制之行曾未朞月而廟堂自渝之後將

若之何乃 詔事無鉅細必經三省而後行拜禮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定州元祐中召為戶部尚書忠彥議裁省中外穴費復言宮掖之費有司不得而見雖見不可盡也切見近降詔書 太皇太后 皇太后 皇太妃每生辰及大禮恩澤四分減一仰測 聖意克已為人無所不可願 詔入內內侍省均節禁省之費報有司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節用裕民自宮禁始擢尚書左丞弟嘉彥尚主改同知樞密院事遷知院事哲宗親政更用大臣言者觀望爭言 垂簾時事忠彥言昔仁宗親政言者亦多譏斥 章獻時事 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 陛下能法 仁祖用心則 朝廷靜矣以觀文殿學士知真定府移定州忠彥在西府以用兵西方非是願以所取之地棄而還之以息民力至是言者以為言降資政殿學士

改知大名府 徽宗即位以吏部尚書召拜門下侍郎忠彥陳四事一曰廣仁恩二曰開言路三曰去疑似四曰戒用兵踰月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徽宗用忠彥言數下赦令蠲天下逋責盡還流人而甄敘之有為御史諫官忠直敢言若知名之士卒見收用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儀國公而曾布為右相多不協言事者助布排忠彥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又謂 欽聖欲復廢后為忠彥罪再降大中大夫懷州居住又論忠彥在相位不應棄湟州謫崇信軍節度副使濟州居住逮復鄆鄆又謫磁州團練副使復大中大夫遂以宣奉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二子治 徽宗時為太僕少卿出知相州以疾丐祠命其子肖胄代之

曾公亮字明仲泉州晉江人也父會集英殿修撰公亮以父任

爲大理評事舉進士遷奉禮郎知會稽縣累遷集賢校理兼天章閣侍講修起居注天章閣待制知制誥兼史館修撰拜翰林學士知三班院三班吏卅所賤薄老胥抱文書升堂取判者高下在口異時長官漫不省察謹占名而已公亮盡取前後條目置坐側案以從事吏束手無能爲後至者皆莫能易也以端明殿學士知鄭州爲政有能名盜賊悉竄他境復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居三月擢給事中參知政事加禮部侍郎除樞密使嘉祐六年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公亮精於法令多知朝廷典章臺閣故事時韓琦爲上相歐陽脩參知政事琦於法令典故以問公亮文學人材以問脩百官奉法循理而朝廷治仁宗不豫中外以爲憂琦請建儲副與公亮共定大議英宗即位慈聖后同聽政加中書侍郎兼

禮部尚書慈聖還政加戶部尚書英宗不豫即臥內奉

詔立神宗爲皇太子明年神宗即位加門下侍郎兼吏部

尚書封英國公改充國公熙寧初進封魯國公二年加昭文館

大學士監修國史公亮初薦王安石可大用神宗以安石參

知事公亮乃陰助安石安石置條例司更張衆事公亮一切聽

之於是神宗益專信任而安石以其助已深德之御史至中

書爭論青苗事公亮俛首不言安石厲聲與之往反由是言者

亦以安石爲專公亮不與也蘇軾嘗從容責公亮不能救正

朝廷公亮曰上與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以病拜司空河陽

三城節度使兼侍中集禧觀使起知永興軍召還復爲集禧觀

使請老以太傅侍中致仕未幾子孝寬僉書樞密院事迎公亮

就養西府薨年八十贈太師中書令配享英宗廟廷謚曰宣

靖恩禮視韓琦 御篆其碑首曰 兩朝顧命定冊亞勲之碑
神宗嘗語輔臣曰公亮謹畏周密內外無間言受遺輔政有始
有卒可方漢張安世然公亮性吝嗇殖貨至鉅万持祿固寵為
世所譏子孝寬

孝寬字公綽少好學為人詳密以蔭為將作監主簿知桐城咸
平二縣除祕閣校理遷樞密院都承旨承旨用文臣自孝寬始
拜龍圖閣待制為羣牧使遷龍圖閣直學士北虜遣使請代北
並邊之地 神宗遣孝寬按視乃奏曰 國家待夷狄恩與信
也恩不可使濫信不可使失苟細事不問將有大於此者宜如
故便拜樞密直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尋丁外艱服除以端明殿
學士知河陽又知鄆州鄆有孟子廟而無封爵孝寬請於朝
得封鄒國公配享孔子廟召為吏部尚書元祐初以資政殿學

士知潁昌府久之復召以吏部尚書召還道卒年六十六
臣稱曰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所用之相莫非天下偉傑
蓋晚而相琦屬以大事柱石之力以扶持大厦鈞衡之平以進
退百官用能光輔 三宗咸有一德雖伊尹周公何以過也公
亮勲亞於琦而昧於潔身之義懷祿不去君子譏之忠彥繼世
宰相孝寬亦位宥密盛矣

東都事略卷第六十九

